

碑傳集

第五十三冊
文學

卷二百三十九
之二十四十一

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九目錄

文學下之上

田君蘭芳傳

文誠羅先生傳

張君森傳

李之鈞傳

吳徵科農禮傳

朱君昆田小傳

李先主實傳

王子源傳

方先生亦敬編

文授王先生傳

文授王先生傳



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九目錄

文學下之上

田君蘭芳傳 鄭廉

又誠確先生傳 湯準

張君森傳 湯準

李之鉉傳 鄭廉

吳徵君農祥傳 方彙如

朱君昆田小傳 鄭方坤

李先生寅傳 張雲章

王子源傳 李崇

方先生舟墓碣 陳鵬年

教授王先生萃傳 沈廷芳

關中人文傳 劉紹效

李容 互見 李柏 李因篤

李念慈 張恂 王宏撰 李楷

王心敬 互見 劉涵 孫枝蔚

關中人文後傳 劉紹效

王仲復 曹玉珂 宋子真 雷伯籲

又附錄舟東筆談一則 江藩

屈復 張郊



文學下之上

齊廉

田君蘭芳傳

箕山姓田氏名蘭芳字梁紫一字伍眾箕山其號也先世雍邱人自高祖始徙睢州遂爲望族世以文章名家父曰兆新字公嫩余嘗私謚爲清遠先生而表其墓者也性坦率不慕榮利晚節直鼎革遂逃於酒以自晦嘗爲僮奴子所欺侮不問卽侵盜其田廬至無所容郤亦不問箕山既長讀書有文爲諸生唯耕其舌以給饘爾者二十餘年家庭之閒意陶陶甚自得也箕山長身多須性聰穎而豪放自喜其所與皆一時人望遠則紀大愿尙漢平近則李伯引孫歆史等率俊爽放達不可羈縶而高視闊步睨萬物如無有庸下士亦多側目疾之不敢近年四十乃悔其失而一軌於正其踐履篤實而一以不自欺爲根柢號曰箕山有以也蓋近世學者之患所在多有螟螣蠹賊不獨聚其族於田閒也卽章逢誦讀中亦有之大抵沒溺於新會姚江者深而頭出頭沒不能望厓而返也夫以新會姚江之高才絕識見道豈曰不眞求道豈曰不

碑傳一百三十九

一

力唯其高明之見解多而沈潛之詣力少甘於自是而憚於進修究其所底方難免於虛而爲盈秀而不實之譏而乃昂首伸眉侈言誠正自位置於尼山之後而程朱弗及也不幾妄而自欺矣乎隆萬以來其波益盛玉步既改壇坫益多其抗顏鼓脣者無非祖象山而試考亭夫朱陸之同異曠如也不待辨也今試執左祖金谿者而問之方遵紫陽之傳註以弋科名既得科名遂駁紫陽之傳註前後牴牾莫可究詰今但取其鄉會中式之文章以證其傳習錄古本大學天泉證道之議論則其人之學術邪正可觀矣不必震於其衣冠而隨聲附和也箕山則虛心延訪而極力深造嘗東詣徐邇黃於商邱西訪張仲誠於汴水參稽互考不憚馳驅要其所至則其所自得者爲多由是所造益深所積益厚而粹然爲儒者之正宗矣於是弟子日進梁宋閒俊及之士執贄從游者十七八焉箕山事親孝兄弟友愛與人交恭而有禮多貴而立於朝者卒無所干請州大夫下車必詣其廬箕山之家自廷尉公以來故爲清門其後益落無田廬家之僕僮佃客竊議曰吾徒猶能餬口而主人乃至無所棲可乎乃割其村中央之田三百畝以居其主人馬至箕山兄弟家人益眾王司徒乃迎箕山於州教其子爲置宅於西門之內

今所賦吾廬入詠卽其地也歲辛巳篋山年七十四矣秋八月朔忽有疾遂不起自爲銘曰行年七十四歲爲學之日不可謂不長博觀聖籍徧覽賢傳又面承諸老儒提命之周詳敢自謂於大道之徑路灼然稍辨乎微茫志頗立兮弗長力曾勉兮弗強已焉哉而今而後愧不能抱固有以還彼蒼已焉哉又賦詩二章一曰憶弟看雲白日眠一曰老去親知會面稀語不及私而卒篋山於書無所不讀其平居自不停翫手不停披蓋數十年如一日也其所批點經史子籍甚眾評跋工密見者能辨之咸曰此篋山先生手筆也所著逸德軒詩文如千卷行於世柳下野人曰予自己亥春識篋山於劉潔民文學座上今且四十餘年矣往來無所閒跡其律已刑家倉貧處約雖鄰於寒餓無聊絕未嘗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賤貧經營絲粟而干贖於州大夫縉紳先生也故人之金不出於袖給肝之役不及於門嗚呼可謂高士也已篋山既沒其門人張憲澗等請私諡於吳中書學顯中書博雅君子也綜其本末而諡之曰誠確先生議誠當矣而予謂近世風俗澆漓競尚浮名而人不知篤行苟無以砥柱焉則其流將安窮乎然非善事親善事長介然有守而矚然不辱者固不足以爲之砥柱也如篋山之蒼志三十年左右無方可不謂孝乎肥遯邱園不嗜聲利可不謂潔乎誠孝且潔似近乎一行一節自好者之所爲幾於篋山之生平稍貶疑不足以概篋山然於補救風俗而爲中流之砥柱則其力不啻萬鈞也況夫人有名有字有號要以其人之真而止然則孝潔二字亦何妨於誠確並行乎予嘗以此義表篋山之墓矣務使世之學道者以誠確爲門砥行者以孝潔爲路則庶乎得篋山之真矣使篋山而無知也則已篋山而有知當亦啞然而笑也

父誠確先生傳

楊準

先生姓田氏諱蘭芳字梁紫篋山號也高祖廷銳自杞遷睢曾祖楠嘉靖甲午舉人官大理寺右評事祖嘉翠父兆新皆諸生母李氏明通政使李公夢辰女也先生生於崇禎戊辰二月十七日性穎異書過目輒成誦年十四母亡鞠於外家壬午流寇陷睢通政公殉國難乃隨父避地河朔轉徙金陵乙酉亂定始旋柘城丁亥學使者拔入睢庠當是時先生豪邁不羈踔厲風發里中長老率遠巡避之己丑自柘歸睢家計日窘繼母余性嚴刻先生竭力供菽水猶不足博歡笑乃衡慮困心深省痛悔向之浮華盡皆刊落時先司空里居訂志學會相與講貫者甚

至遂篤志聖學精進不懈守無失人之表裏洞徹同異貫通屹然推
中原鉅儒已巳州守馬世英請主道存書院里中英彥咸北面稱弟子
先生性嚴介遇事謹慎詳密一介不苟每日辨色而與宵分而寐目不
釋卷手不停披源暑中衣冠竟日嚴肅如對神明誘掖後進媿媿不倦
接人無貴賤少長咸得其道人有一善可稱獎勵不已聞人過則緘口
不言以故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卽兒童牧豎亦知歡喜愛敬皆稱爲田
先生也晚年所造益邃圭角俱化深味六經之旨涵泳玩索毫而彌篤
辛巳八月病痢門人繞榻省視先生談笑如平時自定喪禮口占絕命
辭授子玉略曰我生不敢賓鄉飲死不欲乞誌銘自作數語鐫小石附
記生卒年月世系而已辭曰行年七十四歲爲學之日不可謂不長博
觀聖集徧覽賢傳又而承諸老儒提命之周詳敢自謂于大道之逕路
灼然稍辨乎微茫志願立分弗長力會勉分弗強已焉哉而今而後愧
不能抱固有以還彼蒼已焉哉十二月疾遂革學者私諡曰誠確先生
所著有逸德軒前後集閩一集逸德軒遺文遺詩睢州誌若干卷行世
王午闔學公舉崇祀鄉賢

湯準曰先生道貌清標儵然塵外望而躁心以釋褊心以豁生平著述

神傳一百三十九

三

甚富落筆卽膾炙人口與先司空交最深準總角時知慕先生歲在己
巳準年十九受業先生之門先生誨諭諄諄期望甚大同學英俊頗多
而先生所稱許者惟準與張子淑文張子學業日進而準乃悠悠玩愒
日就頹廢每一念及輒爲汗下惟稍自奮勵期無負先生而已

張君森傳

湯準

張森字玉標睢州庠生上世隸軍籍事農業至玉標始讀書業文有名
庠序爲人誠信木訥少嗜欲好沈深之思外樸內朗喜讀難解之書而
皆以強探得其意尤究心經史能發其間奧融會貫徹不滯舊聞於一
切愛玩嗜好泊如也與論世事有似饋饋及指陳古事則辨析精確媿
媿不倦爲學思致刻苦每有隔礙常至絕應酬廢寢食窮晝夜不息忽
有所悟輒欣欣自得所著書絕不蹈襲前人而講解經史直揭當日作
者義蘊從學曰誠確先生之門講論切膚精進不懈先生亟稱之嘗有
詩曰窮理還推張玉標蓋心許之所著有皇極韻譜三卷易經卦變一
卷付刊春秋衷義八卷周易探旨五卷律呂津梁一卷四聲便覽三卷
大事紀略三卷綱鑑年譜三卷歷代姓氏錄百官志各二卷藏於家
論曰玉標留心性命之學能窺聖賢蘊奧好學深思每獲創解子相交

近二十年時有所聞則盡言無隱然訥於口率不能了了也且寢於貌世鮮知之者即交游輩不過以長者目之至於闇然自修中所獨得亦多不知玉標者然玉標固不企人知也嗚呼此可以知玉標矣

李之鉉傳

李子金名之鉉以字行宋郡鹿邑人世業農至子金兄弟始以文學鳴於時子金幼聰穎五歲能通四子書九歲涉筆文理粲然甫冠而天下亂矣明社既屋嵩洛鼎沸者十餘年而學使者始檄兩河文人試於輝縣縣北蘇門山晉人孫公長嘯處也名曰嘯臺一時待試者其推穎川劉於襄睢州唐峻甫為盟主徵召名流於其處為蘇門大社社時七八十人皆負雕龍繡虎之目而擅袖揮毫而揚揚自得莫不欲先登奪幟而擅場於時而旁觀者駢列如堵咸噴噴擡舌不能下忽主盟者使奴客擲掄之曰諸君伏壁上甚勞苦無為也倘有能以乘一障自許乎請破筆入社觀者皆慚志遂巡而去子金獨攬衣升階援毫就座社中人相顧錯愕羣耳目之猶以為客何為者其中未必有也俄頃脫橐則清思與義泉涌雲流雖苦心推敲者不及也諸文人皆傳觀失色乃延入上座極歡而散子金於是名重兩河馬是年入庠充柘城縣博士弟子

傳傳一百三十九

附

子金雖工於文而不喜科舉之習其生平為學研經鑽史穿穴傳註要以適於用者為極常念聖人之學貴有用必開物成務如邵康節吾師乎吾師乎夫子五十學易而無大過亦猶是也然雖續滿眼而不適於用雖談天炙輶亦不過菟園滑稽之雄耳奚以儒為故年財四十許遂謝去諸生籍專情汲古凡艱澀孳牙人所不能句讀之書則必冥心孤詣務求其所以然之故至其欣然有得則條分縷析鑿鑿然可見諸施行自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其所著隱山鄙事曰律呂心法曰書學慎餘曰算法通義曰天弧象限表曰幾何易簡集曰歷範曰閑居五操曰傳聲譜曰解環譜曰周易後天圖說曰狂夫之言曰蚤鳴錄凡十二種三十餘萬言嘗曰能知吾書者當世唯丁雪如杜端父兩人子金貌魁梧白皙多鬚髯望之溫溫不見其崖岸清才善辨而不言人過失士無賢不肖一無所忤嘗有素不相識者無介紹不通刺突然登堂而問字子金款款詳說終日無倦容究亦不問其姓名世以此服其和而笑其疏也子金聞之笑而不言年八十矣猶欲收拾秦漢以來儀文度數以續三禮未及脫橐而卒

野史氏曰子金辨才也為人閑曠恬夷與人交一以學行相引重所與

游者率一時及俊早年好神仙之術久之無所得乃一軌於正澗如也平生酷嗜文墨而不爲制舉業其所研究經籍之餘如吹竹彈絲弈棋象戲無所不好卽無所不工其友田箕山嘗譏其玩物溺志子金略不介意也意者其託於多能而逃焉而不欲自明者與余嘗與端父私論子金所著書自可孤行倘能虛心削鍊而鏡除偏鋒卽可適於時而不必遙遙求知音於後世之桓譚矣獨惜其必不能也一日余與子金其臥言及之子金笑曰公言是也雖然吾固曰狂夫之言矣苟易一語則豈吾書本來面目乎世有聖人擇焉可也奚以改爲子金之所見如此其爲人坦坦油油而任天自適殆漆園柳下之徒與吾不能窺其涯涘也

吳徵君農祥傳 方森如

徵君吳氏名農祥字慶百一字星叟故錢塘諸生也其自海鹽海甯再徙而家於此曾祖上世皆不顯至祖繼志始仕雲南越州衛經歷父太冲明崇禎辛未進士由翰林累官右春坊右中允徵君其長子也兒時爲馬文忠公世奇所知曰他日當以文冠世年十許歲數往來婦翁家婦翁者傅巖也會三九公譏陳公函輝發題命坐客各製芙蓉露下落

碑傳一百三十九

五

賦徵君最下坐砥筆賦就未更綴以詩其落句云一輩少年爭跋扈明公從此願躬耕陳公歎爲英異者久之初徵君祖經歷君好聚書且勤掌錄秘閣之鈔逾萬卷及宮允鼎貴則家益有賜書軸帶帙籤至與山陰卮氏海虞錢氏埒於是徵君旣長構樓于別業之梧園儲書其上與弟農復登樓而去其梯戒不聞世上語盡發所藏書讀之朱墨句稽識其大者旁又囊篋細碎囚鎖怪異搜迹疑互並潰漏發筆語則纏纏然

居久之會康熙戊午

天子開博學宏詞科徵君以大司空陳數薦被牒書敦迫上道至京師辭於通進司者三辭於吏部者二皆不報明年三月試太和殿庭上命三大學士暨掌院學士定甲乙徵君卷議在甲伍中有日矣已而不與

上又顧大學士等舉所遺舉所遺則首以徵君聞已又不與或曰是有以蜚語聞者或曰是索其卷無有故罷其事秘不可知也徵君之至京師也大學士馮文勤公溥咨之代舍時稱佳山堂六子六子者陳維崧毛奇齡吳任臣王嗣槐徐林鴻及徵君維崧奇齡任臣旣入史館嗣槐試不及格而用

天子後命留官中書舍人獨林鴻與徵君不就徵君尤倦遊既宿留不耦則乘薄牽車出郭門藥囊書帙縷破藍氈然送者自大學士馮公以下吁嗟歎之徵君會不芥蒂曰吾道蓋是乃今可遂吾初服矣徵君鳶肩蝟鼻鶴脰指爪長三寸須鬣鬚頽然淵放得錢輒付酒家而識徵君遠略不干人以私人亦無敢干以私者社事之股也吳下士沿復社故態角爲尊奢門戶各不通水火而浙西郡若讀書秋聲登樓乎社及慎交諸社爭立名字應之各欲引徵君書幣交戶外者屢且滿徵君曰是載駝見餉也諸君子忘東京鉤黨事乎不答書亦不發視其後天子果震怒諸爲社事者盡搜所刊錄摧燒之於今著爲令世咸以徵君知幾

國初通籍者往往有徵君門故大司馬孟喬芳督河朱之錫方伯彭而述其著也數以書招徵君謝勿往或枉車騎過之亦匿不肯見而族兄某某守蘇州六年賓客闐咽徵君一以書問無恙而已迄不至他日邂逅於可中亭族兄欲載與俱歸不可則以縑置船中徵君遽捨船去其介也如是獨嘗一應李文襄公之芳聘當是時文襄以蕩寇功督兩浙建牙於三衢以扼閩衝羽葆榮幢吏從帶弓韉夾陸立上謁者或不敢

碑傳一百三十九

六

仰視徵君至則長揖之明日宴於射堂軍中以鳴鏑射戟枝侑酒酒半文襄離席起酌金叵羅爲壽徵君前請草露布徵君且飲且口占授書更一坐盡傾久之辭去爲畫便宜數事文襄再拜曰哉君良箴吾曩者知君不盡乃以爲文士也徵君內行敦遇三黨有恩紀其於朋好性命也鄞縣周容太倉王昊客死京師質衣爲具舍賻視白旛卽路乃返晚與陸階毛奇齡徐林鴻爲飲酒難老之會月一會會輒推文史一日偶及輿獻禮并牽連濮安懿王事奇齡以司馬光楊廷和議非是詈詞狼籍口角流沫墜餐飯中徵君何其閒也爲一難以送之奇齡亦未有以應蓋徵君好史法其於明代事尤悉棘棘不阿然一以公心聽皆此類也康熙戊子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七矣初徵君之生也母張夫人夢偉衣冠者七人抱一兒投之曰以爲而子請其年曰二七及是果驗所著古今體詩一百三十四卷古文一百四十卷駢儷文四十卷詩餘二十四卷他雜著又一百六十八卷子裕孫慎思編以藏於家皆殺青可繕寫

野史氏曰韓愈稱樊宗師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元稹序長慶集曰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徵君亦云然徵君不以自多遇後生一字之工三

復不能已其子之友婿方蔡如者把文謁之亟歎以爲當今無輩又錄其弟菜如詩數篇入所撰驚喜集中然至其意所不可雖翰音登天不一以色詞假也徵君素強無疾前卒之一年家不戒于火盡所嘗讀書燬焉自是遂病病或挾日不食亦不語曰吾無與爲質矣踰年竟卒其以書死生如此

朱君昆田小傳

鄭方琳

朱昆田字文益秀水竹垞先生之令子也先生旣以文章雄一代又性好藏書插架至八萬卷文益胥能讀之含英咀華才名掛人口一時有小朱十之目爾雅有云大山宮小山霍又云水自河出爲灑濟爲澗汶爲瀾以故馬班之史右軍大令之書眉山之策論晏氏之長短句堂構相承此物此志文益之詩才雄鷲吐故納新無一字拾人牙慧亦其耳濡目染胚胎家學者深矣然吾聞先生雅好游每游輒數年不歸不數月復出中間供奉內廷暨謫官後寓京邸著書者又不下十數年計所得於庭訓之日蓋淺而所造顧若此豈非陶冶性情鼓吹風雅固自有其淵中而彪外者正不必拘拘讒讒覓超宗之鳳毛爲也文益潦倒諸生中年僅四十以死才人無祿古今同歎而遺集猶得附名父以傳人

生世上詎不樂有賢父兄也哉

李先生寅傳

張雲章

碑傳一百三十九

七

先生姓李氏名寅字露禎東崖其自號也私諡曰文孝吳江縣人其占博士弟子籍則在秀水兩邑雖分省而治地實鄰接先生試輒魁其曹名籍籍兩邑閒然先生博通經傳百家言不僅以應舉業名也康熙三十六年以恩貢爲歲進士時年將晚先生自度無所設施杜門著書有文集八卷其言多往古治亂得失之鑒有益於當世亦善爲詩詩有淇園集六卷其子重華攜以見示余愛其雋潔留之案上累越月而返之尤粹於易先生父林芳亦白首困諸生將歿先生捧父之手垂涕洟跪而請曰大人有所言乎答以志在易而未遂先生殫心潛思集諸家之異同而會通出之爲易說要旨八卷卒業而先生病且亟亦詔重華曰吾此時心甚惺惺平生所讀書咸在卽向所遺忘者亦記憶及之矣獨吾易說中乾坤二卦言用九用六之義與程子朱子稍異者自省其不可子能爲我改之則善矣重華泣而誌之越日而瞑時年七十有一兩邑之門弟子與其他自遠而至者咸集相與議曰不可以不易名吾師道德博聞可謂文矣著成易要旨一書以發明程朱之義蘊自不忘

遺言始可謂孝矣因相與諡曰文孝先生先生又有學庸要旨六卷今中丞儀封張公爲之序可以知其書矣重華今爲名諸生詩文傳播眾口將大有聞于時以光顯先生者也

樸村子曰吾聞程子易傳之成至寢疾而始授尹和靖朱子卒之前三日猶改大學誠意章先生之篤志而不自信何其有似于此歟即其所解用九用六稍異于程朱者必非陽不可無陰陰不可無陽以變者占之大旨也亦如羣龍无首本義以象推之有異于程子之不爲天下先者耳然先生之意以爲自朱子而異於程子者可自學者而有異則不可故至易簣猶諄諄以命其子今之君子好奇立異悍然與程朱悖何歟此吾於東崖之詩若文而益有重于先生也

王子源傳

李謀

王子名源字崑繩大興人父世德明季以世職官錦衣衛指揮僉事國變避地高郵著崇禎遺錄子二長潔王子其次也性剛而好學少從梁公以樟遊樟清苑人明已卯北直解元後亦如南高隱與王子兄潔其談宋儒學王子方髻亂聞之不肯獨嗜兵法爲古文魏禧見而奇之曰此諸葛君之流也著兵論三十二篇爲古文規撫先秦西漢以離以

神傳一百三十九

八

斷爲章法宋人株守韓愈文從字順語求合求續惟恐顛躓而古文卑茶衰亡矣三藩平後競尙筆墨文學館閣徐乾學等招致天下名士排續詞章一時如劉繼莊以及萬斯同胡渭生閻若璩輩皆集

闕下而王子亦與焉顧睥睨儕伍蔑如也聞子相與晤子微言聖學王子目瞪神懼持予大學辨業去是之因與劇言顏先生明親之道令闕存學編夜同榻臥雞鳴蹴予覺起立曰吾知所歸矣吾自負有用古文必傳世然躬際太平弢鈴安事文辭終屬枝葉非所以安身立命也倩君价子執贄習齋遂入博野傳顏先生學時康熙癸未王子年五十六矣初王子自命英雄夜定必置酒痛飲面昂身挺目電須臾議論磅礴今古醉則罵貴顯時流雜以諧謔徐語曰子誤矣吾人當與堯舜周孔衡長短乃舉之較論時輩耶王子大悔立省身錄效習齋日記以考糾身心得失晚年學益進當吳三桂畔天下震動王子笑曰無事也三桂鼓行而前直抵中原策之上順流東下以取金陵跨江而守策之中也裴徊荆襄延日引月此成禽耳駑馬戀棧安知遠圖必無事矣已果如其言及聞顏先生學乃著平書十卷一曰分民謂士農工商以分之甲保鄉以合之立鄉官曰正曰峻曰巡以治之而奸民游食異端

則變之除之也二曰分土謂郡縣久任重權如封建縣統於府府統於藩其地域則因山川隨幅員不相紊不大懸也三曰建官謂內官設府丞孤端揆御史成均也設部農禮兵刑等六部也設院通政黃門也設衛金吾羽林也設司厯象醫卜之類也外官則藩府縣縣有堂縣令縣師也有衙六衙也有監亦醫卜之類也府藩皆如之而異其名其銓選則以一途爲陞降不以他途雜之如縣令轉至相國而其官止縣師轉至大司成而其官止縣衙理農者轉至大司農而其官止縣醫官轉至京師醫官而其官止之類也別其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天子考相國相國考卿貳以及州藩下則各考其屬外巡按御史劾之內御史府黃門院劾之三年一考九年三考或陟或留或黜而又有不時舉劾者不論年勞也四曰取士八歲入鄉學教之孝弟幼儀識字習數讀經書習小學舞十五入縣學教之六德六行六藝闕史陳策二十後教成者進之郡學教之三月試之又進之藩學如之進之成均如之遺歸縣謂之太學生分科以爲士曰禮儀曰樂律曰天文曰農政曰兵法曰刑罰曰藝能曰理財曰兼科分之各署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職曰下士子祿官以此爲始五日制田議均田開水利也六曰武備兵制兵法

碑傳一百三十九 九

也七曰財用論積粟錢法鹽法商稅也八曰河淮治水也九曰刑罰謂復墨以罪賊復別以罪盜復宮以罪姦也十曰禮樂移風易俗也而最要者尤在建官取士二則所謂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初王子數歲從父於南迄壬申父八十思首邱適天津鹽商張霖豪俠好士延之遂奉父居天津中北直癸酉科舉人父卒葬之京師西山祖光經理松楸穴場數年淮安姚守聘遂謝己丑春闈攜家而南時閔子易經傳注知太極先天諸圖皆道家異說與聖經牴牾乃於淮署著學易通言五卷抵庚寅遂卒于淮署一子兆符辛丑進士自孔孟沒而聖道失傳夷漢唐至宋明而岐途互出佛老俗學浸淫雜亂顏先生崛起樹周孔正學躬行善誘志意甚偉而傳聞不出里閭王子來學漸播海內如吳涵萬斯同王復禮郭金城方苞謝野臣陶懃惲鶴生以名宦聞人傳布其說而道日益著

李璿曰王子所謂豪傑之士者非耶述其文名遠曠公卿皆握手願交意氣無前且半百耆儒弟子請業者滿戶外乃一聞聖道遂躬造一甕牖繩樞潛修無聞之士偃偃北面惟恐不及非誠以聖賢爲志其能然乎當在時相與切磨更欲進以沈退純粹乃及今思之寒丰正采氣薄

霄漢尚有斯人哉尚有斯人哉

黃弼臣曰崑繩夫子已丑南行飲子齋留詩云憂向中來豈易寬與君對酌且爲歡憐才自古英雄少得意當前我輩難消遣壯懷藏寶劍蹉跎春夢付征鞵還期共醉金臺下四野蕭蕭放眼看聽其語甚悲而不知遂爲詩讖也讀傳如見須臾爲之泫然儀吉案崑繩文新舊兩刻子皆有之爲補其闕略詩未之見故附錄於此

方先生舟墓禍

陳鵬年

自用時文舉甲乙科以諸生之文而爲海內所誦法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者惟桐城方百川先生先生寄寓江甯余來典郡歿已逾歲矣友其弟望溪稽之與久故者然後知先生非文人先生生棠村六七歲讀左氏太史公書遇兵事輒集錄置袷衣中議其所由勝敗暇則之大澤召羣兒布勒左右爲陣時三藩逆亂比邑旱蝗憂之或廢寢食既長遷金陵家貧召徒授章句無應者乃與望溪學爲時文遂用此知名四方名輩造請望溪常引接而先生鍵戶弗與通惟燕入玉源邑子宋潛虛宿松朱書自負經世略時就先生證羈今故論辯鑿鑿先生終無言退乃爲望溪發其覆曰諸君子曰談最賢非以憂天下也先生性孤特而內

碑傳一百三十九

十

行篤修其父逸巢先生每語人曰記所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於此子見之望溪行遊四方十餘年先生常居守服勤盡瘁其後望溪歸先生東遊登萊極滄海視日之始生北過燕市遘疾以還逾歲自知不可療妻子在前未嘗一給視卒之夕強言笑陰戒望溪奉二親就寢曰命盡矣恐記吾音容異日常炯然於寢寐也妻子環而哭之喻使退曰君子以齊終吾獨宜死弟手先卒之數日閉戶悉焚平生所論著其古文眾見者惟課試擬庾亮南樓讎集序絡緯賦二篇又於宗伯長洲韓公所得廣師說一篇韓公曰雖退之無以尚也望溪治古文詰諸經皆先生發其端緒死之後親故過時而哀吳中十郡薦紳羣士條其行誼諸督學使者乞定祀於鄉山陝海聚嗜古續文者皆爲彙歛不置云先生諱舟上元縣學生卒年三十有七葬於某鄉某原銘曰積之不加維遇之艱學之未竟而奪其年厥德渾堅而風竄然奚必彰於事而曝於言

教授王先生萃傳

沈廷芳

王先生名萃字秋史歷城人也事親孝善讀書工詩古文詞負才落拓視鄉里無當意者人皆目爲狂生嘗有句云亂泉聲裏誰通屐黃葉林

開自著書王尚書士禎絕愛之呼爲王黃葉以媿太倉雀華云壯歲嘗
淨沈閣田侍郎愛見其詩賞焉尚書復稱于張巡撫鵬延見講布衣
之好願終以坎壈而詩益骯髒有奇氣所居草堂爲明殷文莊公別業
在望水泉上元于欽所第二十四泉者也堂前後流水映帶老樹數株
扶疏垂屋頂先生奉母之餘吟誦不輟若將終焉因貧出遊名動朝野
康熙丙戌成進士諸公惜其不與館選而先生方以得慰其親爲喜何
當作縣令以母老就成山教授年已開六十矣成山瀕海僻陋地先生
載書往集諸生日夕講論人始知學暇則相與訪日主祠望始皇橋市
秦漢遺跡過松椒山尋董樵趙士喆隱處輒賦詩低徊不忍去居歲餘
以道險難致養遂投牒歸白頭侍母孺慕若少時人尤加敬焉其詩本
性靈而慷慨悲歌一往蕭檝繼歸于大雅晚年更造平淡質苞唐宋也
初著舊雪堂集後手定爲十二卷名二十四泉草堂集

論曰曩在京師子方子陳丞相恆稱秋史王先生心竊慕焉今之榮成
去先生時且四十年其士人猶樂道之守其教弗衰余嘗遊治源登憑
襟亭觀先生題名其文洒然其筆踪瑟瑟然益舉然想見其爲人矧其
人固老而篤孝者耶嗚呼若先生者可以爲師矣

關中人文傳 劉紹欽

碑傳一百二十九

- 李容 李觀 李柏 李因篤 孫枝蔚 王又旦
- 李念慈 張恂 王宏撰 李楷 康乃心 呂賜
- 王心敬 劉涌

關中古帝都太史公稱其有先王之遺風哲士挺生代不乏人矣近今
之士或踐履躬行或殫精著述詩書之澤聖人之徒也見聞所及李容
諸人可紀已李容者蓋屋人也字中孚父征李自成從撫軍汪公喬年
戰死襄城容時三歲稍長求父死所以少母不許年十九跪母前固請
許之乃齊衰哭於城隍廟然後徒跣行未至襄襄城隍以其事見夢襄
令且語之狀令覺而異陰使人物色容厚遇之指示戰場白骨千萬纍
若邱山不可辨容痛絕臥其旁囊令借廬是夕令復夢城隍言滴骨法
以告容容嚙血求之既得負之歸並封暴骨長洲顧甯人爲作襄城紀
異詩傳寫徧海內制府百執事數請之容稱病不謝再舉博學鴻詞不
應孤居窮鄉有田三十畝與其子在力耕奉母康熙四十一年
聖祖西巡入潼關手詔宣見容年已七十餘矣以老不至復
詔就其家取所著二曲集四書反身錄命近臣校閱藏之中秘容篤實

行其學大致圭象山生平不妄交四方間遺者相屬於道皆固卻之惟與李柏因篤善人稱三李恨不識其面然因篤受職歸謁容容曰是借徑南山者也閉不納三請乃見士論高之李柏字雪木郿人少貧備於酒家鄉先達從酷異其貌爲誦詩十章卽上口授書過目不忘勸之學乃入太白山十年成大儒名公卿多招之出柏度不獲行已志卒辭謝朝夕謔吟捨山中櫛葉書之門人都其集曰櫛葉集李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爲明諸生彘游塞上靖遊侯張又南督兵松江尊貴坐見客獨接因篤必重禮之會

詔舉博學鴻詞又南及閣學李公天馥交章薦
廷試授檢討未幾以母老告歸因篤貌樸性質直初入都南人易之一日譏集語杜詩因篤應口誦或謂偶熟復詰其他卽舉全部且曰吾於諸經史類然願諸君叩之一座咋舌不敢復問在館職時王阮亭汪茗文主詩社豎南北幟士多屈服因篤與抗禮蕭山毛奇齡亦天馥所薦稱天馥老師侍立比弟子因篤獨齒序呼之曰兄奇齡善古韻與因篤語輒犇犖眾莫能定唯顧甯人是因篤而非奇齡甯人著韻學五書因篤多與力焉因篤學富而詩最工嘗作長安秋興八首孫豹入謂少陵

碑傳一百三十九

不能遇有受祺堂詩集學使者許公孫荃鑲之板文集藏於家孫豹人者名枝蔚三原人世爲大賈李自成入關枝蔚散家財求壯士起義爲賊所敗隻身走江都折節讀書遂以詩名世與李因篤並舉博學鴻詞時大司寇崑山徐公乾學私黨與京城爲之語曰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向北辰東海乾學郡也枝蔚恥之求罷不允促入試不終幅而出

天子雅重枝蔚命賜銜以寵其行部擬正字

上薄之特予中書舍人始枝蔚以老求免試不得至是請午門謝部臣見其鬚眉皓白戲語曰君老矣枝蔚正色曰僕始辭

詔公曰不老今辭官公又曰老老不任官亦不任辭乎何旬日言岐出也部臣愕謝之枝蔚貌魁梧性伉直初以明季流離好講兵事家在平原毀於賊比從京師歸復走江都著灑堂集從之游者皆有聲海內而王又且最著又且邵陽人字幼華父早世貧不能就傳從季父學季僅識字與又且說經必先就鄰舍生受解義記其語歸而誦之又且復述務肖其語義是而語稍變扑之曰課數千言否亦扑之其學爲最苦然因以富弱冠舉於鄉令江南纔三十耳豹入時居江都從受詩比入爲

給諫已能頡頏豹人王阮亭評而鐫行之曰黃涓詩集當是時關西之士耽效章句皆以通經學古爲尙卓然名家者三原則有温日知韓聖秋聖秋爲吏部郎日知有弟自知與知皆處士涇陽則有李念慈張恂念慈字祀瞻嘗爲令薦博學鴻詞不第隱居峪口山詩曰峪口山房集恂字穉恭一字壺山以進士爲江南理刑善畫落筆片紙值千錢皆與三李豹人黃涓輩還往酬答而名稍後唯華陰王宏撰朝邑李楷與三李豹人黃涓輩齊名楷字叔則著河濱全集令寶應以直廢康熙二年撫軍賈公漢復請董陝志宏撰尙爲諸生從楷編摩楷善古賦文樸茂錢牧齋亟稱之得名在三李前三李推楷先進宏撰與三李同時於楷爲後輩而楷喜從宏撰宏撰讀書華山好易精圖象學者翕然宗之得一言以爲重凡碑板銘誌非三李則宏撰而宏撰工書法故尤多於三李然三李宏撰常在京兆扶風開馮翊以東推康乃心乃心字孟謀王阮亭奉

使過秦見其題秦莊襄王墓詩爲延譽薦之主司登康熙己卯賢書初乃心力學好古人莫知之雖與王又旦同里而又旦宦外及又旦歸乃心名已成自三李至乃心皆同時稍有先後其間宏撰乃心最少乃心

神傳一百三十九

尤小於宏撰宏撰晚年三李輩已歿猶有乃心乃心老宏撰亦故士乃零落矣獨武功呂賜鄠縣王心敬二人耳呂賜字一峯以明經居龜山竟歲不入市心敬字澧川幼學李中孚爲邑弟子歲試提學遇之不以禮心敬發憤曰昔陶令不愛五斗米我豈戀一青衿乎遂脫巾幘出除其籍二人爲理學俗未之識也故相國宋公軾督學時數造廬問業人始稱之然呂賜居遠謝交游故聲華黯淡心敬居近而郡令金某罷職嘗依心敬後復官時稱道是以呂賜老死而心敬爲當事所知總制額公忒倫年羹堯先後上章薦兩徵不起當羹堯爲大將軍聲勢烜赫士多相望爭欲出其門羹堯招心敬心敬不往羹堯敗士誣誤或禁錮終身心敬不與也雍正八年心敬子爲令陞

見例陳摺

上見而嘉之曰名儒子故不凡令奏摺者以爲式乾隆元年蒲城進士廷試大學士鄂公爾泰問澧川安否進士素昧澧川不能應鄂公笑曰若不識關中儒者何太俗耶其見重當世如此澧川時涇陽有劉涵者字若干官翰林與海甯查嗣韓擅名詞苑卒揚州太守澧川後寂無人焉有則指目牽引羣怪聚罵憶少小聞長老言三李時人守公論士有

定評及澧川崛起非有遺行也遠方鄰境交口頌而鄂之爭名者造爲
讒謗復何倖三李之盛哉信乎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澧川有江漢
書院講義語錄諸書

九畹子曰會稽沈子天成勤探討留心當世務嘗言我朝儒者首中孚甯人而中孚刊落聲華固當在甯人先可謂知人能論
士矣今之世莫不知澧川鮮能識一峯其亦折衷於沈子之論哉

關中人文後傳劉紹欽

王仲復 曹玉珂 宋子真 雷伯顛 屈復 張郊

王仲復字建常邠州長武人早棄帖括居河渭之間著述自娛嘗作律
呂圖說二卷原本朱蔡參之李文利王子魚邢雲路諸書而折衷以自
得之義崑山顧甯人一見折服曰吳中未有也

富平曹玉珂字陸海耀州宋子真皆不及詳其事子真並逸其名然子
真嘗與王山史同修秦志陸海見王阮亭居易錄稱爲一時人豪而知
者蓋鮮涇陽雷伯顛明季避居淮揚與孫豹人善余少見其文集今失

之詢于鄉人亦無能舉其名則修身砥行而湮沒不彰者獨三人哉
蒲城屈復字梅翁年十九試童子第一忽棄去走京師四方學詩者多

從之游韓城張廷樞爲大司寇時欲上章薦力辭不就乾隆元年家宰
楊超會舉應博學鴻詞楊未見復復亦不謝所著弱水集甚富江南許
元基品其詩爲

國朝第一無子終不再娶時人方之林和靖
張郊字東野三原人妻何氏早喪鰥居終身常讀文選好爲綺麗之音
以孝廉授邠州博士之任載書數車曰吾老是中矣

論曰東南物之發生西北物之成熟說史發生華葉成熟者實秀而不
實實未有不華者華實並茂秦實有焉以余所交潼關楊鸞秦安胡欽
方將勤探討追前修楊成進士胡以鄉貢名之顯晦未知視建常諸人

何如也

又附錄舟東筆談一則 江藩 蘇 吳 衣 世 劉 氏 之 論 詩
友人三原王君愚齋言其鄉先生劉九畹工詩古文博通經史並出刊
本九畹集見示九畹名紹欽字繼真其弟行七名紹錡字繼信亦能詩

早卒九畹以古文見知於王侍郎信芳爲之延譽雍正時陝西巡撫碩
色薦之於朝以諸生爲四川什邛縣調南充有政聲喜講古韻及方程
句股其學以朱子爲宗又參以象山陽明之說如涉大海茫無涯岸平

句股其學以朱子爲宗又參以象山陽明之說如涉大海茫無涯岸平

生以古文自命熟於史事且留心

國朝典章制度及國初諸老軼事然不知體例動筆卽謬集中顧甯人傳事既失實文亦粗率惟王侍郎傳及關中人文傳差有可觀而紕繆之處亦復不少如王交河位至卿貳而諡法乃

朝廷之大典

天子不予諡不敢私諡故古人惟隱逸不仕之人始有私諡如晉之陶淵明宋之徐仲車是也然二君一忠於晉一孝其親亦不過諡以靖節節孝而已交河一文學侍從之臣非學貫天人之士諡以文誠不可也竟以私諡名傳尤不可也文中云甯人分古韻十部公界以六甯人謂妙契古先遜不及改其十爲六今音學五書具在並無六部之說又云聖祖以廣集韻學者鮮能通而近世韻書戾於古命公參定期年成帙及竣

聖祖親製序賜名音韻闡微云康熙五十五年大學士李光地等奉敕撰音韻闡微雍正四年告成蓋交河預纂修之職

聖祖特命安溪爲總裁非特命交河也且廣集韻亦不成語當云廣韻集韻又云己酉

碑傳一百三十一

九 五

五

上復浙江科舉云云先是浙省查嗣庭呂留良獄起

世宗怒兩浙士習儂薄停止科舉未幾

特旨復行今不云停止但云復浙江科舉忽突不明令讀者費解顧公琮爲諸生時不容於後母非爲總河時也文云總河顧公琮以繼母故屏居外亦欠明晰關中人文傳李中孚父死於軍乃云齊衰哭于城隍廟以父喪爲母喪則不經甚矣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目錄

文學下之中

蔣衡

王兆符行狀

方鴻

父襄城嘯林劉子別傳

王心敬

李君璩墓誌銘

方苞

茅叟星來傳

沈彤

七先生傳

吳應蓮

許遂

車騰芳

韓海

曹懷

鍾獅

勞孝輿

蘇珥

族兄沈昌宇傳

沈廷芳

張徵君庚墓誌銘

盛百二

方天游傳

朱仕琬

陳先生道行狀

魯仕鑣

又賜進士出身候選知縣例贈中憲大夫陳凝齋先生墓誌銘

沈廷芳

陳徵士黃中墓誌銘

劉開

吳先生直傳

齊召南

周振采小傳

文學下之中

王兆符行狀 蔣衡

嗚呼君胡溘然不得其死耶君之文學不可死立心制行不可死才足以濟世不可死老母幼子病妻無期功宗戚無片瓦立錐君之家事不可死友朋中卓爾古處為一時領袖尤不可死而竟中年客死且疾作不半月而遽死天乎何奪善人之算至此極乎君伯父汲公先生余外舅也一女無子君為嗣姊弟自幼相愛敬不忍離而姊頗能綜理家事癸未君奉母南遷至金壇與余同居余視君長九年自己卯相見于津門凡二十有五年相依若左右手自丁酉中秋君之姊先死八年余家蕩然隻身飄零頽老頭白愛君才竊君死子君前可得一佳傳詎意不獲君文而君反先我死余又不能傳君生平懿行不亦大可悲乎君世系有家譜不復載君祖中齋公明世襲錦衣衛指揮鼎革後與梁解元以樟偕隱寶應易堂三魏暨諸君子往來尤密汲公先生年十二卽棄諸生尙志窮經史君父或菴先生以繼母弟受學于兄又從魏叔子

碑傳一百四十

為古文君承家學才氣橫絕一時行笥所載悉三世著作及手批諸書俱不得壽梓每撫之而心痛焉或菴公沒君以降服子仍喪三年未嘗闕禮太夫人性嚴厲君能于艱難中順承厥志去年冬客楚中聞太夫人恙嚴寒冒風雪歸抵家未終日太夫人忽大怒客詫之君應曰母能如是氣尙壯大可喜也君受業于靈皋方先生及北固大山兩劉先生幼端凝沈靜坐一室廳外雖喧嘩雜戲如不聞以故資非異敏而胸中甚博達詩宗三李祖少陵古文則入左史莊騷之間與幽奇峭拔其寓意處不與人易知亦自謂知此道者頗不易也讀周禮以其層見迭出後學不能得其津梁為分條以敘之史記每篇發明太史公意旨俱有特識莊子解補或菴公所未竟前漢書評惜未卒業後漢書及戰國策俱有批解其史論多發前人所未及至古今變異論九篇上下千載情形瞭如指掌嗚呼或菴先生以史才未得用而死其子繼之謂尙有可望也而又使齋志以歿天其有意使然乎其果無知乎初君之遷也以辛巳秋余旣挈君南歸是冬君亦就姻吳門次年春北返或菴公又西入秦時太夫人所生四女君二姊皆遠適江介一病卒小妹年始及笄君念老母孀身既不敢暫離而津門浮寄無寸土計惟遷金壇與余

相依則姪女可奉母新婦得事姑骨肉團聚庶可驅馳四方爲饗殮之
謀由是不憚千里流離播遷乃中途而弱妹復死葬諸高郵遂偕賈氏
如渡江居歲餘然後去在余鄉三遷或菴公歸又一載或菴公歿凡八
年君非因疾逗留無兩月甯居也當或菴公病劇時君奉命在吳下經
理所刻左傳余適至淮視含殮君至哀毀幾絕遵遺命御柩至金壇葬
焉庚子北應京兆試遂聯捷成進士例教習三年雖時脫身省親終不
敢久留是以二年來入洛遊晉楚奔走靡甯精力日耗今春過淮揚明
府于木悲孝思不克伸勸其就官迎養因資以三百金諸公協力助之
計已定得暴疾卒嗚呼君家老幼將何恃以生豈天忌文人俾無遺種
故不使苟延歲月以慰其仰事俯育之計耶君爲人質直好義一至京
師友朋如得所宗士大夫之祖考求其文爲壽或誌其墓者皆以爲榮
知名之士藉其齒芬得遇合者亦指不勝屈尤厚于貧苦患難及有喪
者同年吳申錫死爲治喪斂金遺其子李含奇死尤日夜竭力經營俾
嫠婦藐孤有資以歸是以君有疾問者接踵至雖赤貧亦致藥物既歿
哭之極哀感慘惻增慨謂中流柱折友朋氣盡喪也君諱兆符字龍篆
別字隆川順天府大興縣人庚子舉人辛丑進士生于康熙二十年辛

碑傳一百四十一

二

西八月二十八日口時享年四十有三卒于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申時葬于京師西便門外羊坊店之西廟井左轉灣王氏祖塋君祖中
齋公諱世德父汲公公諱潔俱有行述載在崑繩公文集本生父或菴
公諱源字崑繩康熙癸酉經魁君集中有行迹母李太孺人明武清侯
姪孫女娶楊氏山陰楊大瓢諱賓公養女江西會青藜先生女子一名
匡甫九歲同年庶吉士宜興縣吳申錫諱端升公婿女二一字金壇縣
丞申紹安諱之熹公子口口一字常州府武進縣刑部雲南司郎中管
青卹公孫彤書諱復高公子口口君子癸卯十一月十八日申刻中寒
疾厥至廿八日已愈次日復發十二月初一日執手謂余曰我將與公
等永別矣賴君在此其爲檢先人文集及余所作詩古文批錄諸書并
家中所藏俱珍重固封以貽幼子葬我于祖墓告方先生爲我作書致
于木諸公生而助我感止一身死而養我老母幼孤則王氏血食一線
不絕祖宗永賴矣先是君之庚子來京師熱甚無居停因湖川錢鳳文
先生主子今銀臺錢公家鳳文客死于延平幕臨終語所親必以藐孤
託君也君聞之大慟白嗟呼天使我早得一官可以迎老母卽當往取
故人子撫養之嗚呼鳳文尙有兩子家存恆產君猶子數千里外爲之

惓惓今君止藉九歲幼孤承百世祀誰爲君慨然任此責耶余以窮老
餘生淨沈吳越閒復二十有二年今春忽至京師卽或鬼神特爲君使
我北來而才短力薄余之二穉子且不知何所寄又安能爲君圖善後
哉所望古道君子如君之憫錢氏子以憫君之子天之報施庶不爽乎
文學劉青霞傳方鴻

劉青霞字嘯林先世確山人明初始遷襄之西岡曾祖柯七品散官祖
漢臣庠生總制汪喬年督師勦流寇署贊畫以撫按薦權襄城令里人
德之立廟祀父宗洙例貢生以孝友著聞青霞其仲子也十四歲而孤
事適母張生母畢委婉承權門內無閒言從季父宗泗學率教惟謹伯
兄青駿性嚴重凡所命無毫髮違少聰警工文然不屑役志舉子業每
宵分伏牀榻篝燈講古達旦不厭故於諸史百家稗官雜說罔不强記
貫穿尤酷愛馬遷心摹手追所著慎獨軒文集八卷史論十二卷皆卓
然成家其評騰人物要必權時勢徹始終揆心迹度義理至成敗利鈍
則置勿論雖古昔令主名臣不免責備賢者然推勘詳審褒譏確鑿使
逝者可作亦當頰首折服實有知人論世之識匪徒逞其才辨而已晚
得關中李中孚二曲集反身錄益潛心理學粹然爲儒者願知名極蚤

碑傳一百四十

三

而遇合較遲年三十八始補弟子員又十年食餼又十年而遷卒士論
惜之娶井氏繼陳氏子四伯陽增廣生伯誠出嗣青駿後伯朋附學生
伯梁太學生好學嗜古有父風

方鴻贊曰嘯林羣從六人皆績學砥行時有中州六劉之日迺登科第
者三且兩入詞館嘯林迨以諸生老謂非命實不猶歟然其人其文固
足不朽奚必以科名重哉獨史論僅存四卷餘悉燬於火後世莫覩其
完書爲可惜也

又襄城嘯林劉子別傳節錄

嘯林劉子余盟弟而襄城六劉之一也劉於襄城爲望族至孝友先生
兄弟三人以節義文章名其家君羣從六人而君於行爲次卽孝友先
生仲子也年十四而孤鞠於季父中翰恭叔先生先生慈護如子而督
學殊嚴君亦念早孤而父志不竟也卽知恪遵季父教喜讀史漢百家
以倡和羣從聞於制業藝不屑屑也嘗曰士愧不學無術耳科第視遇
合何如役役奚容同列或譏疑之不恤故君當未籍庠校時卽獲博雅
之聲羣從亦皆於制舉外各擅其長鄉先生籍籍推譽而六劉遂名襄
邨數百里間矣然以數之不偶也羣從中連發三人獨君年踰三十始

受知鎮江張公補博士弟子又十年始食錄於江右湯公自是僅十年而不幸以五十八歲亡當余甲申之赴楚也將先師二曲子李子命道出襄城恭叔先生時養痾家居先生見余不啻見子李子之子弟即余見先生與君羣從不啻見子李子與伯敏昆仲故承恭叔先生命仍與君兄弟誓心而盟以續子李子與恭叔先生舊好蓋子李生平不與人盟而獨盟恭叔先生兄弟即余年且四十六未敢妄盟一人而獨盟君羣從嗚呼是可以尋常締盟論哉而當是時也則君與羣從並盛年高才曾不余迂咸欣然視余如兄自是余庚寅再赴湖北甲午夏赴姑蘇返皆道襄信宿每相見必劇談連宵無言不盡至歲時音問未有逾二歲不彼此及者蓋君性孝尤善處適庶母子閒於季父事之如所生事兄嘯廬則儼若嚴父於羣從則昆季而朋友切磋之誼為篤至於好賢樂善則尤出自天性故其於孫李義林之表章祭祀先慈教子之獨行數十年中皆孜孜揚扆之不替他如慎軒文稿中闡忠揭孝慕義崇操尤不一而足也故余與君相對則未嘗不面期以古處書牘往返尤未嘗不以千古相助勉蓋余心之望於君並諸羣從者別自有在又非獨文章聲氣之未契也嗚呼孰謂君遠止於斯耶天可問耶然如君

碑傳一百四十一

四

孝於親友於兄弟善讀書能文章氣誼肝膈不愧士君子之行無論世之區區顯通者是在所難即卿大夫好學長年亦未必一一能至而君無慚焉嗚呼君固自知遇合之有數即壽年之短長不亦有數耶君尚何憾獨是君羣從六人自甲申來二十年耳遽已凋謝者二人而君又溘然而逝豈僅劉氏不幸而余也知已零落之慟尙可言歟君名青霞嘯林其表字也所著有慎獨軒稿史論詩稿藏於家初娶井氏繼陳氏子三伯陽伯朋俱諸生井出伯梁陳出孫男三

李君瑛墓誌銘

方苞

李瑛字剛主直隸蠡縣人其父孝愨先生與博野顏習齋爲執友剛主自束髮卽從之遊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其徒皆篤信之余嘗謂剛主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於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發於身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剛主色變爲默然者久之吾友王源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闊見剛主而大說因與其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余詰之曰

眾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剛主嘗爲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聞諸王廷經師主閩外者爭欲致之堅不就康熙庚午嘗舉乙科晚歲授通州學正淡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崑繩慨不快意既葬二親遂漫遊將求名山大壑而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余與剛主每蹙然長懷而無從迹之數年忽至余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爲是以來留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者余未嘗與之爭將行憮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余作而言曰子之言盡矣吾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挽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余出刑部

碑傳一百四十

五

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余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大子之言然吾政留之爲口實哉習齋無子剛主中歲遷博野爲葺祠堂以收召學者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剛主自來唁後復三至余家一問吾母之疾再弔喪終則自計衰疲恐不能更出而就別余驅柴車長子習仁御往返芻秣皆載車中知余時窶且艱也嗚呼卽是而剛主之勤於身式於家施於人而措注於事物者居可知矣剛主言語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覺自斂抑以崑繩之氣旣老而爲剛主屈以剛主之篤信師學以余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與勇於從善皆可以爲學者法故備詳之而餘行則不具焉剛主卒於雍正某年某月年七十有口父諱口口君母馬氏生母馬氏明錦衣衛某官女明亡家落歸孝慈生剛主兄弟妻某氏子三人長習仁早夭次習禮次習口皆邑庠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習齋矢言檢身不力口非程朱難免鬼責信斯言也趨本無岐各從所務安用詆嫖君承師學固守樊垣老而大覺異流同源不師成心乃見

大原改過為大前聞是尊琢瑕葆瑜有耀師門九原相見宜無閒言

茅叟星來傳沈彤

鈍叟姓茅氏名星來字豈宿浙江歸安人七世祖坤明河南按察司副

使卽世所稱鹿門先生者也父耿字倫舒通史傳工文及詩以諸生終

叟少聰慧嗜讀書為文才氣勃發而有義據年近三十為諸生屢絀於

有司後遂專攻經史及程朱之書數年乃欲以著述自見念朱子近思

錄舊解未詳密遂為之集註行止坐臥皆不輟歷二十餘年書成叟之

才識亦因之而甚高叟嘗依族叔祖某於山東滋陽時黃公叔琳為布

政使數致候問或勸之往謁叟曰族叔祖為黃公屬下某可出入其門

而不避嫌乎卒不往親知為州縣必懇懇為言安民之法措置纖悉皆

可施行或刻於催科則深痛其負國而切責之雖其人面赤汗流不顧

所著古文亦往往於國維民瘼反覆致意足為後世勸懲者初叟以文

高知希致困厄年五十餘不復進取攜其藁謁金壇王耘渠汝驥謁方

學士於京師耘渠以為卓然大雅學士以為勝宜與儲禮執叟由此名

聞遠近而其近思錄集注及古文藁亦遂為士大夫所推重卒年七十

無子今其桐鄉友人程藹園尚質方諫為次第刊行云

贊曰余與鈍叟交垂四十年叟嘗以不遇自傷圖所以不朽者余謂曰

諸生而可以不朽其在為有用之言乎後又示所書劉峻傳後敘已與

孝標有五同三異慨然流涕而庶幾知我者之論定余讀其文而深悲

之今鈍叟雖不遇以終而著述之有用過孝標遠甚願獨不可名在青

史哉亦何至復有同秋草之歎也

七先生傳吳應蓮

雍正十一年

詔復開博學宏詞科命內外大臣各舉所知以聞於是刑部左侍郎楊

超曾舉曹慎蘇耳廣東巡撫楊永斌舉許遂車騰芳鍾獅勞孝輿將舉

韓海海辭乾隆元年合內外所舉咸集京師
御試保和殿而粵東七人者或不就或後期或以故不得與試與試唯
憤獅孝輿三人皆放歸而七人之名因是益顯作七先生傳
許遂字揚雲番禺人康熙丙子舉人謁選得清河令力請上官蠲逋賦
凡興作便民者輒為之坐承追不力免民愆大吏留之不能得也以鴻
博徵至京格於部議不得試歸至清河清河人聞遂至歡迎數十里遂

賦詩紀事留連久之然後去江南巡撫將以能治河薦會內遷不果與同徵長洲沈文愨公最善序其真吾閩前後集謂古詩規模漢京近體不肯落大愿元和以下取道既正復以雄麗浩衍之學濟之卓然成一家之言云

車騰芳

車騰芳字圖南一字蓼洲番禺人康熙庚子舉人督撫交薦以親老辭縣令親為勸駕乃遠巡就道至京後期即告養歸騰芳少失恃事父至孝雖出授徒閒日必歸省四方從學者甚眾莊殿撰有恭兄弟皆其門下士也性狷介新會何震以詩交騰芳築室南門外值千金及歸江門以宅券授騰芳騰芳不受曰芳苟無宅受之不為傷廉今既有宅復受君宅於君不傷惠乎後出為海豐教諭督學吳公鴻雅重之從容問兒孫應試者幾人騰芳以失學對吳益歎異賦詩有眼青敢謂因吾輩頭白何期識此翁之語其為名流心折如此著螢照閣詩文集十六卷

韓海

韓海字橋村番禺人居郡城之東繩扉兩板僅蔽風雨而誦讀不輟是時嶺南盛風雅文壇詩社會者常數百人梁太史佩蘭執牛耳海以後

碑傳一百四十

七

進居末座佩蘭獨與海言詩成輒稱善年五十始舉雍正癸卯鄉試又十年乃成進士會舉鴻博督撫將以海名列薦贖海賦夏蓮詩云欲待移根歸太液須尋十丈藕如船如船蓋寓言也遂不復強同里車騰芳稱其性情介特不苟取予為文浸淫史漢尤工駢體詩出入李杜旁及於西崑論者謂非阿好語著東皋詩文集

曹慎

曹慎字萬為保昌人幼稟庭訓讀孟子至仲子廉士章父詔之曰辟兒離母能廉豈廉鄉乃無母無兄之國哉卽恍然誌之既為諸生督學惠公士奇延入幕命分校士並授以經學遂大進雍正癸卯鄉試與謝仲玩俱擬解元不得抑置副車薦試鴻博放歸教授及門從遊者甚眾著四書詳說行於世自言所學得讀陸清獻公之書而益進擇焉欲其精語焉欲其詳主之以集註者十年暢之以諸儒者十年貫之以經傳者又十年乃返之已心驗之人事而後成書云

鍾獅

鍾獅字作韶番禺人雍正壬子舉人薦試鴻博不遇丁巳成進士授靈壽知縣旋乞病歸父瓚別字蘿山為諸生有名所居曰獻玉堂周遭植

緋桃花時灼灼出牆外名流數十輩時相過從集先後題詠詩數百篇合梓之曰獻玉堂雅集詩獅歸日棲息舊廬重興壇坫越三十年乃卒

勞孝輿

勞孝輿以字行一字阮齋南海人神峯明朗受知於督學惠公士奇名日起就試鴻博未用以拔貢生廷試第五人得爲黔中令是時苗亂初靖民未安居孝輿初至卽奉檄委治古州屯務有效歷錦屏清鎮龍泉清溪畢節諸邑龍泉人思之建勞公書院畢節故有鑄局莅任者率滿載去孝輿則兩袖清風如故也最後調鎮遠卒於官著春秋詩話阮齋詩文集

蘇珥

蘇珥字瑞一順德人乾隆戊午舉人與孝輿同爲惠督學所知所謂惠門八君子者也而兩人者尤相得性簡易不慕浮名詩文皆不苟作旣脫稿亦不自珍惜工書法求其詩文而並得其書者稱爲二絕會大吏以鴻博薦孝輿謂珥曰我輩毋墮處士虛聲盍偕往珥曰吾母年八十顧違膝下馳驅萬里不畏碧玉老人見哂乎遂不與試

族兄沈昌字傳

沈廷芳

神傳一百四十

八

君諱昌字泰叔號定巖秀水人也沈氏其先河南人從宋南渡遂爲浙西名族七世祖思孝明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以直諫爲當時名臣曾祖世正歲貢生祖德亮拔貢生候選知縣父永隆縣學生贈文林郎母陳氏封太孺人自少保以下代嬪文學敦厚好施鄉黨咸重之君髫髻讀書過目輒成誦同里賀先生光烈方以經術授學者君與兄昌寅往質經義數年學業大成一時有爲湖雙沈之目雍正二年君舉于鄉

八年中會試第一

殿試第二秀水白明萬歷丁丑以來無冠南宮者人以君比馮祭酒夢禎而是科一甲俱浙江知名士第一人爲周前輩壽第三人爲梁前輩

詩正臚唱日

世宗大悅諭輔臣曰浙江人文甲于天下又曰今年一甲三人悉登浙士多士遇登進之榮當凜盛滿之戒君聞

訓悚惕益自刻厲旣除編修分纂一統志會了外報歸服闋補原官十

三年奉

命主廣西試乾隆元年主河南試三年主山西試俱稱得士所收文世多傳誦者方使廣西時衝暑冒寒歷數千里在鎖院校閱過勞恆心悸

遂至咯血既復

命則赴

國史館盡心撰次兼察咸安宮暨宗人府官學教習與諸生講論不輟

甄陶實多其戊午冬自山右還朝也

上以君校士有聲申命督學廣東肇高諸府其地為山海區士處孤僻見聞儉陋自惠學使士奇以經史提倡諸生士習始變尸而祝之者稱惠夫子君下車即列讀書規則就其切實而易循者請誦訓示諸生中有經明行修者亟加獎賞以為表率每閱文齊處小間分別甲乙不爽

釐黍士人悅服請惠夫子後又得吾公然心力亦于斯竭矣閏三載使旋遭虐疾八年冬十月復咯血入春轉劇遂卒實乾隆九年二月壬申

年四十有五娶錢氏雲南同知焯女封孺人無子立季弟子廣熙為後君性孝悌父歿哭幾絕居喪盡禮母家居遙奉甘旨務得其權心視

學後歸省依依不忍去側母督責之乃行兄昌寅同登進士第卒于盛京工部主事任計至廣南悲泣竟夕即走僕經紀其喪更立嗣教育如

己子生平端和簡重慎交遊而事師誠篤先生官中書舍人亡于邸偕兄昌寅歸其柩心喪三年復存卹其家至其為文下筆沛然制義既

為士人所則乾隆三年

吳碑傳一百四十九

九

天子舉臨雍藉田禮禮成羣臣應制稱

上功德君作二頌深酌古雅僉云有漢京之風八年

御試詞臣于勤政殿署名高等拜

賜上方筆硯情使事頻仍舟車倥傯不遑著作也予與君為遠族昆弟夙同研席同居京邸及在詞館為後進年來又同疾病君視予總若羣

季則知君之學行者莫予若也爰訪司馬溫公為范蜀公作家傳例謹

摭實而書以為

國史家乘之底本焉

為葬今

贊曰韓子誌裴少尹墓謂歷十一官而無宅于都無田于野無遺費以

文章報

國而未竟厥施悲哉悲哉

張徵君庚墓誌銘 盛百二

昔先府君言同里畏友必稱浦山張徵君且曰今之蘇明允也君爲予
前母朱太君之表姪然長於府君一年余以父執事之府君沒君爲傳
在集中及徵君沒戚里同好如賀芋坡光烈金禾箱登諸前輩皆先卒
惟錢文端公存君之子爲貧累又旋卒故葬緩乾隆某年月日孫是始
得卜吉於某鄉某圩而文端不及見矣在後輩中知君之生平者則數
余於是遂以銘石之詞來請按狀徵君諱庚字浦山號瓜田逸史晚又
號彌伽居士先世居嘉興縣之張堡村高祖某遷於城爲秀水人家素
貧少孤事祖母及母甘旨之奉未嘗不豐腆每侍疾衣不解帶幼不樂
爲科舉業性嗜畫及詩得句輒新穎異人與錢氏爲鄰封君廉江先生
甚愛之令與文端同學錢太夫人亦君之表姑固善畫所謂南樓老人
是也與講明六法大有晤益喜之遂爲納婦於南樓之下君於經典初
不措意年二十七授徒吳江之盛澤乃研窮注疏又精熟文選肆力於
史記漢書及唐宋大家之集如是十年而山水筆墨氣韻益過人吳江
周象益先生朱耒者竹垞太史之外孫也與君一見如故越二年同入
江西志局與諸名士相倡和從此之魯之燕之梁宋荆楚所在倒屣而
在睢陽蔣氏最久乾隆元年因湖北學使蔣公薦以布衣應博學鴻詞

傳傳一百四十一

科放還山蔣氏延修家乘旋丁母憂奔喪晝夜號泣茹蔬食淡將葬前
一日大雨君泣禱於庭厥明果霽服闋後佐蔣公校士於蜀君未嘗爲
科舉文而能因文決人之福澤後皆不爽二年而歸當事下車必先問
浦山先生安在且爲刻其所著書湖州守李公堂懸榻以待名其軒曰
浦來君爲文簡老質實有至性學使雷公翠庭云有裨世教者也詩稿
不下萬餘首痛自刪削尚存數千首秀水魯明府克恭敘之云五古原
於三謝流衍於曹陸左鮑三張七古則遠宗浣花近補北地五律多以
古運七律純以氣行不軌一家也其著述已刻者曰強恕齋詩文集十
卷綱目地理糾繆釋地補注其十二卷畫徵錄及續錄共六卷畫圖指
意識二卷十九首解一卷行於世周禮封建井田疆域諸考五經廳二
卷太極一氣流行圖說一卷罔極草六卷瓜田詞一卷題跋二卷蜀南
紀行略三卷短檠記二卷藏於家山水入董巨倪黃之室又自成一家
時罕及者曾祖紛明末諸生高隱不出祖濂父棠皆有雋才早世祖
妣唐氏妣金氏並以節著配蔡氏善持家事姑嫜以孝前數年卒方君
之疾也子在武昌惟猶子時中侍及篤治命移榻正寢而沒乾隆二十
一年九月十一日也年七十六子二時雍早卒時敏歲貢生女三陸祖

錫徐載陳廷隆其壻也孫鶴齡更名是次鶴鳴孫女三銘曰

幼則孤而壯始學言則文而行乃確大布衣以終身晚肆志於煙雲若

堂者墳以利其後昆痛先友之無存感余懷而悲辛

儀吉案先生原名燾字浦三後更名字浦山字曰公之于見睢陽蔣

秦畫徵錄序晚又號白苧村桑者而狀不詳因附記之

方天游傳未仕時

方天游者本姓胡一名騷字稚威浙江山陰人也少好奇任氣有異才

子書無所不窺

今上卽位詔天下舉博學鴻儒天游以鄉副貢來應

詔主舉主任尚書蘭枝家時四方文士雲集每稠人廣座天游輒出數

千言落紙如飛文成輿博見者嗟服一日赫然名震京師同舉者皆得

顯官而天游以病不能試罷天游子文工四六偶儷得唐燕許二公之

遺詩亦雄健有氣其古文自言學韓愈澀險處時似唐劉蛻元元明善

非其至也然自喜特甚時桐城方苞爲古文有重名天游力詆之前人

如王士正朱彝尊詩文遍披其疵瘡無完者士大夫皆重其才而忌其

口一統志成當進

傳傳一百四十

士

御鄂張二相國屬表于齊檢討召南檢討因推天游鄂相國驚歎其文

爲具欲召見之檢討曰天游奇士豈可召耶率不至其任氣不肯輕下

如是湖北萬御史年茂目爲江浙一人天游居京師十餘年名日以盛

忌日以深歲辛未舉經明行修卒爲忌者中傷而罷蓋天游負才名三

十餘年兩舉鄉貢皆抑爲副再膺特薦卒不遇而天游亦已老矣嘗與

田侍郎懋有舊出家居山西因往依之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

病卒於蒲州年六十三子元倬舉乾隆庚午順天鄉試兄驥亦奇士遇

余京師以余知天游巧爲傳因書此歸之

贊曰天游氣剛好奇似唐員半千侯高其才似蕭穎士嘗自比管樂詆
訶詩文摘人所行闕失不避鄉相其淪落不遇非盡由數之奇也然使
天游懲窮而易所守豈足以見天游耶乾隆乙丑余與叔兄仕玠應試
京師天游集天下知名士十五人修褻陶然亭余兄弟與焉時天游年
五十今十餘年余來京師十五人者大半零落而天游亦窮死悲夫天
游篤交遊重意氣其行雖過中道要其人不失爲天下奇士其兄驥言
天游事母至孝與兄驥友愛無間驥語及輒流涕嗚呼此又其可尚者
也

陳先生道行狀

魯仕巖

曾祖一翰邑庠生妣魯氏

祖以汧邑庠生以公貴馳贈奉直大夫以曾孫守訓官馳贈朝議大

夫刑部奉天司員外郎加二級妣李氏馳贈恭人

考世爵國學生候選州同知以公貴誥封奉直大夫以孫守誠官誥

贈中憲大夫浙江分巡金衢嚴道加三級晉資政大夫妣魯氏誥封

宜人誥贈恭人晉夫人

公諱道字紹洙號凝齋先代自宋進士孔明籍江西之新城居縣治世

傳儒業至公之父以家落卜宅於新城之西鄉鍾溪居焉乃去儒爲商

賈以治生遂以康熙四十六年五月乙巳生公於鍾溪之涓公生而端

重自童時不爲兒嬉甫入塾晝從師習業夜則從父受小學近思錄父

命之曰此爲學爲人之本也公卽莊誦之不倦旣成童父經商長年客

外公則佐母理家事及冠父以縣郡試費日力乃爲援例以國子監生

應鄉試乾隆元年丙辰

今上御極特開恩科公以監生應江西鄉試旣呈薦以額滿落解二年

奉父命加捐貢生入國子監肄業是時合河孫文定公主監事一見公

卽稱爲大器而廣昌黃崧甫先生永年官刑部主事工古今文力儒先

之學公更從而師事之先是公爲文好深湛之思以先輩章柳州羅儀

部爲法務去陳言戛戛其難及從崧甫遊聞儒先爲學之要益尋繹家

傳日致力於日用動靜之際暇則矻矻窮經務得其大意又以治經之

餘探討史傳以身處之公故饒治事才至是遇事益精於擘畫而文亦

浩乎其沛然矣崧甫之友若甯化雷中丞鉉宣城劉觀察方萬雲南傅

中丞爲訖同鄉前輩司寇劉公吳龍皆海內賢者並折節樂與公公公

皆以師友之禮事之而公所自取友則浙江祝人齋先生沅新建夏檀

園先生之翰聚則相與講習正學崧甫於儒先之學不專主一說意在

兼集眾長以適用爲貴而獨好羅文恭公書雷中丞祝人齋則力守程

朱規矩人齋尤嚴斷斷不少假借公日遊於賢師友閒意亦在兼集眾

長以致於用其服膺崧甫之教終不爲他說稍奪而公之才尤有過人

者其發揮於事者尤著雖雷祝諸公亦歎其能自力謂其所行莫非其

所學也三年戊午應順天鄉試不遇四年冬省親南還因崧甫先生言

而交邑涂南池先生登及其族弟訥菴先生瑞南池先生崧甫之執友

而訥菴故嘗受業於崧甫者也公歸日與二先生往復論學而篤守師

說益擊日以金谿陸氏居家正本制用二書教於家五年仍入監肄業六年辛酉再應順天鄉試又不過七年奉父召南還蓋是年秋江西大旱繼之以大風蟲傷秋稼民鮮穫公父時客會城憂鄉里之困也買穀數千石將運歸平糶及公還則大喜亟命歸里以濟鄉鄰八年春公歸里新城縣萬山中鍾溪尤僻在一隅素樸質頗多温飽戶民不知饑饉之苦忽遇大荒少備向之温飽者皆無以自存矣而稍有贏餘者又方居奇閉糶於是窮民益無所得食而一二桀驁不逞之徒藉端煽惑以搶奪爲事鄉里洶洶然幾至聚眾公既歸調和貧富諭以大義而馴柔其桀黠不逞者諭於眾舉行平糶法顧人未知平糶之爲何如也羣以不均不溥或贏或虧爲慮又大譁公規畫已定請於邑令頒給十家牌至是宛轉曉譬俾需糶者人自領牌實填丁口持牌赴糶計日以受計口以給必均必溥無贏無虧雖婦孺不致擁擠如是行之眾乃謹自春徂夏新穀既升於是鄉里之貧者皆曰微陳公吾屬填溝壑矣其富者皆曰微陳公吾屬臥不安席矣自始事及訖功數月之閒公日夜憂勞鬚髮爲之蒼白是時公年三十有七耳公自是請於父家積穀數千石每於青黃不接之際接濟鄉里一遇荒歉則發而平糶於是鄉里之閒

碑傳一百四十

皆知平糶之法之爲善而舉事有成規可循矣九年甲子公舉江西鄉試乙丑會試下第南歸從崧甫先生讞獄江南多所贊畫既歸念江西前輩遺書多散佚欲網羅搜討都爲一集爲江西文統屬南池先生綜其事既而南池先生病不果十三年戊辰再會試遂成進士引見歸班候選知縣公因援例加三級請封父母大父母而歸養暇則集親戚鄰里講肄冠婚家祭之禮孝友睦婣任卹之行於是鄉里之閒皆知成人重冠婚重親迎而高曾祖考之祭不可闕於淫祀宗族鄉黨有相繫屬之義矣十五年崧甫先生以常州知府罷官待勘卒於蘇公聞之痛哭爲經紀其喪歸其櫬十六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郡守金華葉公夙知公欲舉公以應公固辭十七年奉父命有事於北歸途聞父訃痛哭奔喪歸治喪葬一遵古禮必誠必信不用浮屠鼓樂弔客至不飲燕於是鄉里之閒皆知喪葬用浮屠固非卽鼓樂燕客亦非所宜矣既終葬事本父遺意立義田以爲范氏義田文正公當日自高祖以下族之食者百口故千畝之入足以食其百口之眾然力能自食者無所需此不如斟酌其法變而通之由始祖以下以待夫力不能自食者庶幾君子周急不繼富之義於是以二千

畝爲父祭田自歲供祭祀而外權其所入以贍族立爲規條寡孤獨
廢疾者有養力不能婚喪者有贍有志向學力不能從師者有助應試
乏資斧者行李有資於是鄉里之閒又知贍族有義田之制矣是時也
祝人齋先生來弔喪公旣與之語誼喪禮因嘆議禮家言人人殊欲蓄
萃先儒簡要精義爲一書俾夫學者童而習之稍有以窺古聖制禮之
意屬其事於人齋以人齋先曾自任注禮且以其年五十尙未舉子欲
俾以著書家居因資以膏火費其客遊也而公自任春秋以爲左公穀
三傳或誣或誕不但彼此多所抵牾其於經意亦多違悖卽後來胡氏
傳義理正矣而多以己意解經非聖人本旨至國語與左傳互見亦頗
可采欲於其中擇是去非以成一書先是公課三四兩子做袁機仲通
鑑紀事本末之例編輯左氏紀事本末一書俾之誦習至是又刪其駁
雜存其精粹以課幼子學者請其書以嘉惠後學公歉然曰此未成之
書也十九年郡守湘湄姚公修訂江書院以膏火費不足來商於公公
俾次子守諭輦白金二千兩助之姚公欲詳請議敘公曰此禮賢太守
振興人才之意豈敢因以爲利哉固辭之二十年公選期已屆部檄屢
催以母老終養辭會是時豫工例開因命長子守誠應例捐部員外郎

神傳一百四十

十四

以報効

國家二十一年公年五十矣收集崧甫先生遺集授之梓因爲崧甫先
生行狀旣成稿與雷中丞南池訶菴二先生往復商榷凡數易稿而後
定蓋其慎也二十四年長子守誠以守部候選已久加捐外任選授浙
江分巡金衢嚴道公旣書官誠十六條寄之旋奉母命親至其署勸勉
之旣至則扁舟訪故郡守葉公於其廬商論學業又以祝人齋先生旣
卒作文哭之爲經紀其家卹其孤俾可成立未幾母以無疾終公聞訃
奔喪痛父母之沒皆不及視舍斂日夜泣血毀瘠甚旣終葬事遂得疾
二十五年春浙中饑其長子奉督撫檄採買江西湖廣公念民瘼攸關
力疾至章門授以機宜歸而疾益甚遂以八月乙亥終於聖室臨終憑
几端坐顧諸子曰無擾吾當保此清明之氣已而遂瞑享年五十有四
公爲人嚴毅清苦自少至老未嘗一日怠惰嘗曰憂勤惕厲人生所以
成德業反是敗矣其言動必由於禮嬉笑怒罵之辭不出於口聲色玩
好遊觀之娛不接於目雖處饒家而衣服飲食儉於寒素夏葛冬裘歲
有常御雖敝不易其閒居肅然其接人藹然居鄉黨之中人無貴賤賢
愚相接必以誠聞人有善行則獎之惟恐不及苟有過則欬歔歎息若

疾痛之在其身有可與言者必盡言以規之俾改而後已遇人疾病死
喪水火之厄必力振卹之其於三黨至親體卹尤至然不爲姑息之愛
必以德成全之後生子弟有相從問學者諳諳誨之不倦嘗以文義訓
學者云人之爲義兩足豎立旁無依倚如此方謂之人人而橫開一肩
能任大事則可謂大人矣大之上加一畫則天也故記曰人者天地之
心人而能爲大人則不愧天地之心矣知此則爲人爲學思過半矣生
平讀儒先書體諸身不形諸論說自集崧甫遺書後又以近思錄例集
四子書日自考鏡得失又集周程張朱陸王鄒文莊羅文恭之書之切
於身者爲一編朝夕省覽其於文不苟作有所作必本其中之所得爲
言人或謂其氣味似某氏作者公不以自喜也嘗曰讀古人書行之不
暇何暇以爲文其所欲注春秋五傳尙未成書所存者僅得古雜文六
卷古今體詩二卷皆關於倫理之大者其於師友存沒之際亦足以考
見其始終不渝之槩也仕驥自成童以制舉業事公公爲示以正學而
戒以勿近名勿爲口耳論說年今五十有二矣距公之沒亦已二紀矣
而頑然無所成就追惟公教泚然汗出惕然恐墜念公生平篤志儒先
之學仕驥雖淺陋未敢知其精微之蘊於儒先何如而其所行著見於

神傳一百四十

五

人耳目者足以型方足以訓俗竊以爲古士大夫之教於其鄉所謂鄉
先生沒可祭於社者公其無愧矣

國家化民俗采鄉之賢者祀於學宮誠得如公者以應斯典其庶幾
足以興起後之學者與今幸去公之世未遠其行事皆有實蹟可稽鄉
之人皆歷歷能言之因公之孫曾又從仕驥學制舉業故詳著其行於
篇以示公之孫曾且徵於鄉之人俾後世之舉鄉賢者得有所徵信焉
又賜進士出身候選知縣例贈中憲大夫陳凝齋先生墓誌銘徐登
邑陳氏自立軒公以計然策聞天下凝齋奮勛儒術科名世益顯立軒
凝齋父也母魯太宜人家家本宋進士孔休公來新城廿四傳生文學公
章明章明生文學公西岐是爲凝齋祖祖若父皆奉直大夫以贈以封
凝齋生而岐嶷封公名之曰道旣冠字紹孔旋易孔爲洙當十齡四子
五經暨小學近思諸書脫口瀾翻每暮從塾歸封公攜入闔闔肆背日
所誦必無遺乃已旣攻舉業營承田先生教之矩矱先民爲文夏夏務
去漸參諸全
國朝乃汨汨乎來詩古文宗唐宋壯遊太學交日廣耳目日擴兩試北
闈不遇舉乾隆甲子本省鄉試戊辰成進士時西南兵飢疊告捐例起

舉進例卽得官念鮮兄弟不就也凝齋自幼雖書生然涉歷世務及是乃益服封公勞自續緒貽謀暨利濟里閭邑郡事若族田社倉若橋梁若書院若歲凶荒費百千萬計者封公之志凝齋志之且力辦之加贏焉歲奔走會城靡甯居會城封公創業處也聲名動江左右而凝齋瘁矣封公沒益收拾遺業又注于書瘁日甚已而遭魯太宜人喪痛念兩大故皆適奉父母命奔走不得奉舍飯毀瘠咯血亡何浙荒長嗣監司君採糴江楚嘔心血指授疾遂革不起凝齋爲人爲子也愛而能敬爲父也慈而能嚴爲友也始而能終其接物宏其應務敏其處囂不亂而富而能貧高而能下憂勤惕厲是其本也其生康熙丁亥其卒乾隆庚辰得年僅五十有四配楊宜人副雷氏子五曰守誠貢生浙江分巡金衢嚴道曰守詒貢生候選員外曰守讓皆揚出曰守訓曰守譽皆雷出女三長適庚午舉人候補中書楊尙欽次適國學生涂志紉予仲子也三適丙辰舉人候選知縣魯浣子勤乾子婦及孫男女詳行述中初予未識凝齋雖聞其讀書名然尙但以爲富家子能志科名者歲已未遊太學歸與相見進止溫恭身頹然而長寡言笑叩以經史則滾滾若泉湧時靜山子以書來告曰某官京師三年但喜得君邑一佳士其人志

碑傳一百四十一

六

苦而堅毅然以濂洛爲必到君向者胡不余告君殆失人謂凝齋也余爲愧汗自是往來日密踰年遂申之以婚姻而余族弟瑞亦靜山門人凝齋每會予舍則必偕三人甘苦聞見相與共迨今三十餘年如一日當甲乙丙丁閒甯化雷公翠庭官輦下恪主閭學海內歸之凝齋先後上春官留京邸與諸君子晨夕切磋造愈遂諸子者於金谿餘姚非所好也願凝齋則又往往牽子言篤嗜羅文恭公書戊辰以還欲偕子覓一石蓮黃陂地共竟茲事子謂君定性功何必石蓮黃陂會子亦病廢不果三年前新建夏檀園告子曰凝齋會城碎風雷雨電交作蟄龍不動何以能是嗚呼凝齋自是遠矣天倘假以年靜山子言殆庶幾也卒踰年得吉壤於某都某原某山某向其孤監司君詣子曰家君葬有日矣孤念家君交遊遍東南其在京都賢公卿厚相期許者蓋亦不下八九而今黃雷諸公往矣獨座舉主沈葉蔡三公在耳他日墓表當累三公誌銘則非先生不可余念之泫然凝齋十年前曾屬子敘其舉業稿子媿舉業不如凝齋工末爲而今乃爲銘凝齋墓也悲夫銘曰魂氣無不之也而魄藏于土山兮蒼蒼原兮膺膺永安斯作爾宇我懷孔悲我志匪詡瓜瓞千秋徵是石鼓

謹案原編有官戒十二則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陳徵士黃中墓誌銘

姚廷芳

余平生傾意交遊然心知者寡若吳縣陳君其最也既而聞其赴時方有兄喪喪事畢亟往哭之慟蓋自憐衰病兩兄先後去世一旦復失吾執友其何以爲懷耶既而聞其葬于先兆適爲兄營窆復未能執紼益於傷于心無何其子若姪來請銘嗚呼忍銘吾友哉雖然君之行義至高我兩人相知深又奚忍辭乃拭淚而誌之君諱黃中字和叔晚號東莊谷叟先世自常熟來遷考諱景雲蔚然通儒學者稱文道先生君資英特善讀書能承其家學尤長于史顧性狷介負奇節少許可不安與人交貧交必久故賢者恆樂與之親乾隆元年

召試博學鴻詞時海內多士集

闕下罔不奔走徵遂以聲氣相高君獨習靜蕭寺罕識面予得締交焉及再赴京兆開胥下第迺幕遊南北爲養親計君學通今古凡山川險隘及禮樂兵農數大政錢穀鹽筴之出納律令格式之寬嚴悉洞其要又工于章奏諸開府引以爲重君侃侃不少隱而不肯輕就嘗寓于邸陳文勤公過訪治安大計君投書以報公爲心折將薦于朝力謝弗就

碑傳一百四十一

居湖南幕府巡撫欲勦苗民君曰此啟釁也卽駕而行俄苗叛用兵期年始罷公卿用是彌重之而孫文定公誼尤篤然素戇直苟不合輒中途反故雖剖利害洞若觀火實可見諸行事一時頗竦動而行之維艱古所謂豪杰且非常之才而不遇者可勝嘆哉既歸忍飢不出壹意著作與閭井恆落落不偶會其外姑家爲人所構強君排解君使謝絕之俄中以它事旣幾不測君學易獄中晏如也賴故交彭大司馬白其誣得脫于難挈其子文德訪予泮上時桑工部調元爲灤源山長還往無閒每酒酣君輒露不平蓋鬱鬱不得志者久精氣已衰良可悲也久之以多病南還去年春予歸田過君之廬見肺疾時作語移日不忍別執謂竟成永訣耶乾隆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終年五十有九將易質以所刪宋史及詩文集屬彭進士紹升訂定又新唐書刊誤三卷諡法考三卷導河書一卷爲文清勁雄深其氣疏以達洵曠代才也娶高氏繼娶張氏子文離文寬文德進士治其喪攜德訓督之且爲作家傳而廷芳志其墓銘曰

質本天授兮君子之有弗諧于俗兮君子之守書法不隱兮刊誤而艾繁端居東莊兮懷槩而敷門蕭然物表兮足以遺世胡方園之柄鑿兮

忽戈予其交銳感浮雲之易散兮嗟星實夫少微誰表有道之阡兮傳獨行之絕希識

吳先生直傳 劉開

自望溪宗伯海峯先生以文章名天下而世之言古文者必推桐城然吾桐當日有與方劉頡頡而世不盡知者則為吳生甫先生先生於海峯為師於望溪為中表其天資穎絕過目即能成誦所為文磅礴颯達曲盡其意然秉性迂僻不合于世雖以望溪之盛名碩學先生視之猶以為不可意也而望溪先生極重先生之文先生通音律好遊覽自為諸生後即遍歷四方北至關外以洩胸中之奇決意不應制舉強之中乾隆丙辰鄉試然終其身亦未嘗試禮部也當乾隆中葉劉海峯先生始以古文為時文寶東臬閣學應之其體則取之震川其氣則取史漢八家其義則取六經及宋五子尊之曰四書文而不敢自為時藝厥後工此藝者海內則陳伯思昆季吾鄉則姚惜抱先生然其初實自先生發之也先生既無意仕進晚乃屏坐一室沈潛義理其于四子實有心得所以發明疑義者已有成書其文自成一家之言學不及望溪之醇厚而才過之才不如海峯之宏肆而學勝之蓋兼有方劉之長而但未

碑傳一百四十

各造其極也其辭雖不免刻意求工而思力之矯變議論之卓犖確乎其可傳而決不能湮滅者也海峯先生于先生文後每篇各為識跋將欲表章以傳于世惜身未通顯不能遂其志今先生沒五十年矣望溪文集既為天下宗法海峯先生雖未達文亦盛行于世獨先生知之者鮮余故為論次以見吾桐文章宗派之淵源且不忍先生苦心孤詣之無傳也先生名直字景良號井遷一號生甫所居在桐城之南世為高店吳氏

贊曰吾聞諸長老云先生遊京師時孫文定公盧雅雨先生微服出集市樓相與論經史之疑及論孟之意義適先生飲酒樓下聞之撫案大笑以為談三公驚愕迎至樓上問之先生具為道其所以失者且條辨疑義以答其問二公欽歎無已各欲延致卒隨盧公至揚州所以資贈者甚厚然先生既無志進取又不事生理故遂坎軻以終而不能自振也夫窮經將以有用也先生之學行如彼而所遭如此惜哉

周振采小傳 齊召南

先生名振采晚自號嵒畦海內言時文者無不知有山陽周白民先生白民其字也先生性孝友幼即端謹好學得祖父歡年十五入郡學試

必冠其曹困蹟棘闈者數十年竟以選貢老然淮海言經學品行彷彿
古人者必曰先生初家豐裕弟警聽讒言求析居先生悉推產與之後
弟產屢破時期贍之撫猶子如己子先世有孝子思親樓事載府志先
生購遺址建家廟奉孝子耐族黨義之生平朴誠恬淡視勢利聲華得
失毀譽人情欣戚百變泊如也與人交人皆服為飲醇至於節行之大
一意孤行毅然不可奪尹公博野嘗稱曰進止不愧儒者近世文人中
罕見自幼至老寢食書卷中研精覃思自標清醇一格於前明章羅陳
艾之外凡數百篇方公望溪稱之至不容口方朴山先生曰白民經學
不必盡逮古人而能到古人之所不到其於史不喜觀大意而心解處
出人意表乃適得人意中士林以為確論白民選貢後督撫以孝廉宏
詞及經學三舉應

碑傳一百四十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一目錄

文學下之下

沈先生大成行狀 汪大猷

羅君有高墓誌銘 王昶

厲君鶚小傳 鄭方坤

吳先生穎芳小傳 王昶

黃子景仁墓誌銘 王昶

洪君騰蛟傳 王友亮

楊安辨傳 張遠覽

王文文傳 張士元

張先生聰咸傳 劉開

姚先生鼎家狀 姚瑩

張先生海珊行狀 張生洲

碑傳一百四十一目



子文文傳

文文傳

黃子景仁墓誌銘

吳先生穎芳小傳

厲君鶚小傳

羅君有高墓誌銘

沈先生大成行狀

文學下之下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一目錄

文學下之下

沈先生大成行狀 汪大猷

先生姓沈氏諱大成號沃田松江華亭縣人其先東陽人有為明太祖軍記室定鼎後不受爵隱居吳淞之青龍江諱肇靈者是為始祖世以科第起家為時名臣六世祖諱鸞始遷居郡城積學敦行學者稱為倣漁先生五傳至邗城公三子先生其伯也幼穎悟讀書目數行下為文才思橫發羅遠公特愛憐之康熙己亥學使昆明謝公科試松江得先生卷驚異取冠鄉校謁見時進先生曰吾試江蘇八府二州士不乏取上第如拾芥者然他日能讀書崇古學惟子一人而已先生益感奮篤志經學博聞強識讀書晝夜不輟自經史外旁通天文地理六書九章算學覃精研思粹然成一家之學以詩古文辭名江左初先生有負郭田五頃藉給饘粥雍正戊申三月邗城公以暴疾卒於官先生奔赴為交代某公所窘迫頌繫在官而是年八月章太孺人又以疾卒於家先生待理不得歸益哀痛毀瘠知州蒲圻程公廉知邗城公清介且感先

碑傳一百四十一

神傳

百四十一

碑傳

百四十一

碑傳

百四十一

生之孝援之得奉喪歸里而家已中落服闋遂入都會同郡王公丕烈督學廣東聘先生往自是屢應幕府徵由粵而閩而浙而皖江前後四十年或數年歸或三四年歸歸輒苦困乏不能一二月留然性勤敏未嘗一日廢丹鉛舟車往來以四部書自隨遇先儒夙遁之義辨析毫芒必求其至當而後已不以遇蹇自沮也晚遊雜揚客運使盧公見會官廡旋館江氏生平遊歷於揚為久束脩所入不治生產弟仲安蚤世撫其遺孤視如己出戚友有貧者必周恤之與西蜀王公恕陽湖潘公思築交最後贊益最多然未嘗干以私王公之薨也公子三皆幼資佐散去先生經紀其喪送其孤扶輿西還其篤行如此先生幼承家訓長師黃宮允唐堂先生而交吳中惠徵君松崖天都戴孝廉東原西泠杭太史堇浦青浦王廷尉蘭泉故其為學原本六經凡古今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與夫一名一物流傳考索研究原委井然藏書萬卷手自校讐鑄本為闕字體從俗必標識而補正之蠅頭蠶子件繫條屬非目力心細者不能辨其點畫也其校定十三經注疏史記前後漢書南北史五代史杜氏通典文獻通考昭明文選說文玉篇廣韻顧氏音學五書梅氏歷算叢書尤為一生精力所萃著有學福齋文集二十卷詩集三

十八卷著而未成者讀經隨筆也先生生於康熙庚辰十月二十五日
歿於乾隆辛卯十月二十九日年七十有二娶李氏早卒詳先生自爲
傳繼娶張氏先明知府弼裔孫諸生諱澤椿之子有婦道輔成先生志
子一人一震甫學生才而天張孺人出女子子三長適汪德溥次適李
錫疇李孺人出次適張孝力張孺人出嗣孫蕃大經與先生爲世好從
學五年稍窺其學行去歲十月二十七日先生自揚歸病亟呼大經手
授詩文叢稿并東原先生與先生書學福齋集序且曰學未不自六
經入者幸勉旃越二日而呼易簣矣嗚呼以先生之湛深經術生不獲
與稽古之榮衣倉奔走沒未一年而手校諸書散佚殆盡爲可哀也已
先生自築壽藏祔邗城公墓在通波門外今蕃將啟窆而葬俾大經詮
次世系事跡以俟表墓者采焉誌狀

羅君有高墓誌銘

王昶

羅君有高墓誌銘

江西羅君臺山以乾隆丁酉與余定交於京師相過從者歲餘明年戊
戌五月君會試報罷別余南歸己亥聞其訃又明年庚子余爲江西按
察使乃檄甯都州知州趣其子之明赴南昌問故於是之明以遺集來
且云將卜地以葬而請余爲志墓之文臺山少穎悟英雋絕人年十六

碑傳

一百四十一

二

補博士弟子慕古豪俠奇偉之行習技勇治兵家言頃之雋都宋道原
授以持敬主一二銘贛縣鄧原昌勸讀儒先書乃由程朱陸王諸子之
訓上泝六經論孟之旨年二十餘又受業於通政使雷公鉉公故儒者
誠日子聰慧吾懼其流也於是歸眞守約務爲實踐壬午以優行貢入
太學至京師與彭進士紹升友善始以性命之學相劑切其秋中順天
鄉試明年癸未還過蘇州交汪君稽汪君深于禪悟解脫無礙臺山素
習楞嚴至是遂長齋徧讀大乘經以求所謂密困了義者既還瑞金率
子弟入山講肄導之爲善興起者頗眾尋游廣東爲恩平縣知縣李君
文藻客李君耽經誼臺山與之上下議論又於註疏小學之書益以博
而精甲午至揚州寓高昇寺時照圓貞公主席機鋒簡捷能以片語折
服人臺山晝夜參究積疑盡豁居半載辭去渡錢塘江止奉化之西峯
寺縣胥疑爲盜集眾捕之臺山手仆三人餘駭走乃自詣縣縣令羈之
同年邵主事洪以白令乃得釋遂登天童拜雲圖公像明年甲午渡
海禮普陀山已而至蘇州偕彭君游洞庭石公愛之憮僧舍以居丁酉
偕邵君入都都中士大夫相從問學今吏部尚書蔡公新尤器重之明
年四月得疾七月南歸余寓書于南雄太守請主書院抵蘇州復病居

數月行己亥正月歸家逾旬而歿臺山名有高瑞金人也曾祖萬擣祖
遇封縣學生父讓太學生配某氏距生于雍正癸丑某月日年四十有
六子一之明女二皆幼往余官京師以事繁輒與臺山作夜語置酒滄
蔬果陳說生平所得于師友及貞公者時已病猶必至夜分乃去因以
得悉臺山之學于儒也宗宋五子書而羣經主注疏小學主說文史記
主裴氏張氏小司馬氏皆參稽古訓句櫛而字比之歸於一是於釋也
取心宗乘心折磬山語錄而禪不掩教尤以淨土爲歸外服儒風內宗
梵行於世出世法非同而別非別而別非緣而緣非相而相廣大圓滿
默識其所以然疏通證明以退末學之悞嗷排詆古如梁補闕白文公
晁文元蘇文忠宋文憲皆以通內外教典稱至於覃思構精神悟妙蹟
蓋未有如臺山者臺山素貧又家庭時有拂逆故不能以家食人或
以是恨之而臺山處之怡然其所得力可知矣之明以遺集見示未幾
余遭太夫人之喪因以是集授彭君俾論次而傳之臺山爲文章陋墓
擬絕依傍旁通曲鬯務抒其所獨契後世當有知之者故不具論銘曰
生也莫測其所爲逝也莫識其所歸嗟臺山止于斯微至人孰知之
厲君鷄小傳鄭方坤

厲君鷄小傳

二

厲鷄字太鴻錢塘人康熙庚子舉於鄉再上公車不第既以博學鴻詞
徵應試又不遇遂絕意功名不復作春明夢矣家故貧以詩古文詞教
授鄉里老屋三楹牙籤插架蓬蒿不翦門無雜賓法書名畫而外無儲
藏也淪茗焚香而外無功課也冒雨尋菊踏雪探梅而外無往還應接
也生平諸體皆工而詩學尤邃澄汰眾慮虛唾成珠其旨溫以厚其音
和以雅其詞麗以則于新城長水之後別續一燈是豈獨天分之優哉
蓋其洗伐烹鍊日起而大有功矣昔虞伯生語袁伯長公文章之妙惟
浙中庖者知之凡水陸之產皆擇柔甘調其清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
已視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甲之珍不易故性爲
文之妙亦猶是耳太鴻固浙產今品題其詩竊援左氏大官羊之例卽
以浙庖相方遠道寄閩當爲一噴飯也所著有宋詩紀事百卷天水華
英網羅殆徧較諸孟榮計有功應高出一頭地知其解者固當不易吾
言

吳先生穎芳小傳

王昶

吳先生穎芳字西林居仁和之臨江鄉故自號臨江鄉人其稱於釋氏
則曰樹虛云先世居徽州休甯之黃源高祖繼泉曾祖珍之祖君容父

岐生先生少則端重沈默寡言笑年十五而孤一起童子試爲隸所訶曰是求榮而先辱也自是不復應試壹志於讀書嘗怪鄭氏樵通志務與先儒爲難于是取六書七音樂略一一從流而溯其源其用力則自樂始謂律管音調諸儒能致其說而不能習其器俗工能習其器而不能得其說遂以爲不可究詰案典籍證眾器成吹幽錄五十卷次及六書尊許氏之說謂今本說文取一字爲篆書而細書爲注其實許氏原文上下相連皆當作大書如鸛黃爲倉庚之名後人不知乃誤讀爲黃倉庚也又許氏所列文字間有未備每於說中見之如某字从某則所从之字可以補正文成說文理董四十卷因六書而及音韻謂字韻有古音有正音經傳反切皆經先儒審定不可執後人口音以取證成音韻詩論四卷又因說文而考制字之原分類六曰觀象於天曰觀法於地曰近取諸身曰遠取諸物曰觀鳥獸之文曰與地之宜各溯其所從始而沿其孳生成文字源流六卷又取鍾鼎文字有成篇可讀者釋其文箋其義詳論其前後倣互之例讀之皆能文從字順成金石文釋六卷少與厲徵君鳴交甚之學詩于是上溯漢魏下及唐宋諸大家熟讀詳玩成一詩數改而後定編爲臨江鄉人集四卷古文尙平易詩餘尙

傳一百四十一

四

婉曲所作不多皆不存祖父以賞雄鄉里及先生夔甚蔬食飲水忻如也村居閉戶不求人知與厲徵君往還黍臠麥醴間辨難不已過者聽之不知作何語也晚年名益著通政使雷公鑑視學兩浙鳴騶訪之索太極講義而去武進莊公存與典試浙江事竣肩輿出郭索其律管諸解卽吹函錄中之一二類也兼通釋典著唯識論文釋二卷又卽論中條例指授學者謂之五要須知更有觀所緣緣論釋因明入正理論後記因明正理門論解巨卷東城餘庵僧邁印西城慧安寺僧超塵各受其書而傳之撰昭慶律志十卷又同寺僧輯律議法數三十二卷又次釋藏中精語名曰大藏摘髓又爲辨利院撰志四卷院中有觀世音像五十三軸先生蒐採數十年足一百八軸因作藏書記一卷取爾雅博物志本草諸書證其同異聚物之解毒者得百餘種造爲丸名曰綠髓療創腫立愈惜其方不傳先生先娶於宋氏卒娶其從妹二子長象乾次象鼎皆諸生孫二鍾嶽鍾真曾孫三邦經邦甯邦珍卒於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二月二十七日距生於康熙四十一年二月二日年八十所著書門人項塘及仁利諸生朱文藻等校錄之以藏於家論曰余與厲徵君交卽已聞先生名蓋工詩文博學隱君子也乾隆已

亥余至錢塘見王侍講文治爲言先生宗梵行何唯識論尤精是時厲
徵君久沒錢塘諸老宿零落殆盡兼通內外典無如先生者將偕侍講
訪之以事未果辛丑秋復至錢塘則先生逝矣常恨聞名三十年不獲
見以歿適頃君具事狀來故摭之爲傳如此

黃子景仁墓誌銘 王昶

乾隆戊戌黃子仲則來受業門下讀其詩固已奇之及久與之處落落
然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因以益奇其人蓋仲則師大興朱君筠君與余
同年又以意氣學問相勗故仲則出入於兩家無閒言庚子春余扈

從南巡仲則送至宣武門外戀戀不能舍其年四月余遂奉

命按察江西旋以憂歸比服闋入都聞仲則游秦晉閒而余有按察陝
西之

命方喜與仲則再見也及至西安仲則已赴解州遂卒於運使沈君業
富所蓋距朱君之歿僅一年爾嗚呼宜子有祝子之痛也夫仲則諱景
仁系出宋秘書丞庭堅自宋南渡遷居于武進祖大樂高涇縣學訓導
父之炎縣學生仲則數歲而孤祖撫以成立性穎悟八九歲試以制舉

神傳一百四十一

文立就應童子試知府潘君恂知縣王君祖肅皆奇之風儀玉立儔人
爭慕與交仲則或上視不顧於是見者指以爲狂丙戌始與同里洪子
亮吉爲詩擬漢魏樂府日成數篇時常熟邵編修齊壽主常州書院從
之遊學益大進已值潘王兩君遷官杭欵仲則歷訪之又攜邵君書客
湖南按察使王公太岳署中攬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歷洞庭獨游名山
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暝坐崖樹下自湖南歸詩因以益奇辛卯朱君

奉

命督安徽學政延入幕三月上巳爲會於太白樓授簡賦詩者十數人
仲則年最少著白紵立樓前頃刻數百言徧視坐客客爲之輟筆居半
歲與同事者不合徑出使院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編修虎文于徽州
其標格固可想見也乙未

上東巡召試入二等在武英殿爲書簽官是年入都都中士大夫如翁
學士方綱紀學士昉温舍人汝适潘舍人有爲李主事威馮庶常敏昌
皆奇仲則仲則亦願與定交比貴人招之拒不往也余因以益奇仲則
云至其爲詩上自漢魏下逮唐宋無弗效者疏淪靈腑出精入能刻琢
沈摯不以蹈襲剽竊爲能詞出入辛柳閒新警略如其詩有詩詞凡若

干卷世推以爲工仲則之至西安巡撫畢公奇其才厚賞給之及歿贈卹者又良厚而余與沈君交助之因屬洪子亮吉歸其喪于武進仲則生乾隆庚午某月某日卒于癸卯五月某日年三十有五娶趙氏子一女二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原之阡因據洪子之狀爲銘其墓以寫余哀其亦朱君之志也夫銘曰

悠悠忽忽其叔夜也落落寞寞其伯倫也朋友以爲性命而文詞以爲精神也琢心鏤腎損天真也母之號咷也妻之呻也子女之呱也子甯弗聞也白楊蕭蕭願歸于斯墳也

洪君騰蛟傳王友亮

婺源居萬山之地僻田磽遠遜他邑然爲宋朱文公故里流風遺澤霑溉無窮士生其閒類能潛心于理域肆力于經畬樂道安貧不求仕進近時江育齋永汪雙池徽兩先生最著而吾友洪君壽山實繼之君名騰蛟字鱗雨讀書壽山因爲號世爲北鄉之車田人祖父並以儒行稱君生而穎異有神童之目年十八入邑庠名第一越七年爲乾隆庚午領鄉薦性恬澹以善病怯遠遊辛未庚辰兩應禮部試己丑余復強以行既下第歸閉門教授飮欲生塵晏如也辛亥夏四月四日終于家

碑傳一百四十一

六

年六十有六君少時泛鷺博覽一物不知引爲己恥既而悔之研窮經訓尤嗜宋儒之書敦行不怠故能睦于昆弟信于朋友鄉閭愛敬有王義方之風爲詩文高簡有法來京師雖同鄉貴人未嘗投刺皖城丁芷谿給事蔣秦樹編修見其文亟歎賞與交歸過金陵遊隨園晤袁存齋先生暢論移晷袁大驚喜以揚子行井大春比焉淮陽阮蘆村太史嘗見其著黑水說歎爲眞讀書人其見重于時賢如此所著壽山存稿稽年錄各十二卷壽山叢錄鄒麓常談各二卷婺源源堦乘三卷思問錄五卷旁通醫筮象緯堪輿咸臻其妙病中生徒致候談笑如常時且告曰吾病在傷肝當以申日去及卒果戊申日也竊謂以君之學之才使得登金門上玉堂倉稽古之報下而一官一邑其樹立必卓然可觀顧不獲遇踰伏於深巖巨壑之間以老且死豈非命哉雖然君之著述堪與江汪二公並傳身歿於今而名彰于後視夫一時之貴顯者孰多君其可無憾前修彌留前一夕以六十自述文授其子志學俾寄京師屬余爲傳嗟乎余與君交久矣卽無是言其能嘿然已乎爲敘次如右

楊安辨傳張道覽

爲山先生者姓周氏後寄籍姓楊氏而字爲山學者稱爲山先生汲之

祥符人也父聖化用進士爲定海知縣遷知秦州當是時西陲方用兵
飛檄促軍儲多額外之供秦州坐不能應罷官而猶累帑金數萬羈於
秦不得歸而先生北走燕趙南走閩越號呼于人求代償其父所累官
金頗十餘年終不可得而秦州及夫人俱沒於秦秦州去坂三千里謀
歸葬又不能於是留其姪炳青守柩而已奔河南謀所以葬其親者又
十餘年始克奉秦州之柩葬于西華於是先生年六十矣僦屋以居敗
瓦頽垣徑茅蒙蔽閉門著書不通交遊所友者先君子及張先生文齡
可庭胡先生澗澄波王先生隆照怡亭錢先生廷文朴安四五人而已
而四五人者皆先君子友也先生嘗痛其親遭患難以歿故終其身衣
冠皆素歲時不使兒女拜賀又九年卒年六十九卒之時索筆書遺囑
家人環立各付以事語皆了了語畢正冠而逝平生所著詩古文詞若
干卷曰瓢軒集其在秦州著隴西漫記一卷其在西華著清華志四卷
晚年讀易究性命之旨著易說二卷先生名安辨初字巽行蓋嘗爲
貢生云子仲遠最知名舉於鄉

神傳一百四十一

七

耳爾時卽心識之曰某先生某先生不敢忘比先君子歿遠覽才九歲
日日見爲山先生先生每手攜之視余泣下曰故人之子也比年十六
始得受學于胡先生明年胡先生歿又五年王先生歿今惟錢先生在
耳蓋得聞爲山先生之教最久而先生又歿然而諸先生之德容道貌
如在目前也今略著爲山先生之軼事如此嗚呼是益觸我失怙之痛
也夫

王文傳 張士元

先生姓王氏名元文字畢會自號北溪家吳江之黃溪遷居梅堰西村
地屬震澤故爲震澤人生而敏悟見書輒有所解家貧無以自食父令
習質遷之業先生晝爲之夜則篝火誦讀或作文邑有願髮千者深干
時文見先生文奇之勸令卒學因請於其父得專儒業補學官弟子又
游沈虹舟之門而文乃大成是時郡中沈歸愚先生方以詩名天下士
之爲詩者爭附之先生與同邑袁樸邨陳易門等學古歌詩甚力歸愚
亟賞先生詩名益著聞久之自度吟風弄月終非實用之學乃折節讀
書務窮其本原而與錢樹棠交最密樹棠稱之於陸公朗夫朗夫時爲
山東按察使先生往謁論學甚相得由濟甯至益都由益都至沂水客

居數年乃歸梅堰又數年卒年五十七先生性恬淡樂易見理甚明視人世窮通得喪之事蔑如也督學使者第其文常置高等至闈試輒被黜而先生嘯詠自若敝衣疏食與弟子講論不倦終其身不見憂貧傷賤之色卒之前數日親舊來視喘喘將絕猶自道曰吾生亦樂死亦樂非其中自有所得烏能安命如是耶其規諫知友又甚懇切方陸公巡撫湖南時先生寄書相勉其辭曰閣下夙昔恬退有林下之志今遷擢如此者直由

聖天子特達之知爾竊思古聖賢以天下爲己任與生民同休戚既出而在位當以身許

國若皆偃仰林泉優游圖史則生民曷賴元文竊觀近年鄉閭開生計彌蹙上戶皆有艱難之態中下戶大都逋負累積稱貸無路空虛者十室而八九司馬溫公有言天地生財祇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然元文亦嘗游于州縣知州縣之匱乏拮据如負千鈞之重而行不知息肩之地者比比而是此誠何以故周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其六曰安富誠以富民乃貧民生活之源今第勿侵擾之俾得保其生資因勸其睦嫻任卹推惠于親戚鄰里此菽粟足而民仁之理也其餘糧稅征役

碑傳一百四十一

務從公平寬大一毫不多取行之數年庶幾有瘳乎至州縣之官每以事上官爲苦今誠絕苞苴篋筭省慶賀迎送則於上官旣無所費然後責其律身清儉以盡心於民事虧空當補者次第補之此損益之道誠宜及時爲之者夫興一利不如除一弊今亦別無除弊之法但清靜鎮之與吏民休息無爲卽一方之受福不少矣又湖南邊境得毋有獯人雜處否嘗觀文獻通考載范氏桂海虞衡志言伍籍保障之法今或可參酌行之而唐孔戣論山谷諸黃事見昌黎文集尤待邊民之至言也大抵遠人亦人耳其血氣心知固無異于中土苟撫之以恩而安全之制之以方而馴熟之未有不咸悅而受約束者慎勿與之爭利自古豐端多起于是故生事邀功之人當痛斥而弗用也凡此皆閣下志所欲爲而才又優爲之者固無俟元文之贅論但恐牽於大概督撫之例懼於獨異則因循之閒所欲爲而優爲者亦竟不能爲昔姚崇以十事要君以爲不如是不得成其相業今閣下所處雖非相位然蒙

簡在之意受任千里之寄正當以道事

君而不欺其素志若強從時下所爲則必不逮時下所爲而徒大違其本願頓喪其所守元文嘗自檢心體開竊謂功名事業非難而隱微自

克爲難敢以一己之私見爲闡下告如此時公已病亟口授其甥答書曰曜荷

聖主特達之知自部曹外擢遂任封疆受

恩愈深戰兢愈切古人深淵薄冰之戒雖不分窮達要惟位高責重者

爲彌甚友人輒引高而不危滿而不溢用以相慰然高未有不危滿未

有不溢者自信不危不溢必至于危且溢而負君恩益甚矣是未死之日皆積愆之時所以惴惴焉不敢自寬也承示

藏富於民之道清靜率屬之方皆頗倓焉孳孳幸不相背至猗人雜處

籌及安全馴熟之宜足徵北溪所學有體有用允愜鄙懷衡永以西有

青苗白苗尚苗諸種猶又有高山平地之別前代所不能殺輟者

聖朝皆已招徠而臣僕之其或重嚴僻陋頑獷性成尙餘鬪狠之風多

有滅倫之案常思設法撫循至其桀驁威與漸摩然豈數月中能行之

事此曜之遺憾一也楚俗本信禮祥因惑溺于風水停棺不葬葬輒屢

遷甚且冒認祖塋改譜改契訂訟紛然常欲出示禁革則人心迷銅非

數行條教所能破除近乃委兩司通飭各屬將墳塋之丈尺宜核私改

之形迹宜辨歷年之祭掃可稽并申嚴葬期驅逐術士諸條集議詳定

碑傳一百四十一

九

未觀成效恐復竟作空談此曜之遺憾二也卽此二事亦可見稱職之難況大於此者乎北溪學行所造未可限量雖然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斯言願與諸故人交惕而其勉之瘼瘵方甚不能多言東望不勝嗚咽先生之直道正言與陸公之虛心納誨世殆不多見故備著焉余嘗兩見先生於樂羣樓歡語竟日聞先生臨終猶念余不置思撰先生遺事而久未成文適見其門人徐君喬林所作墓誌頗詳而余之所知于先生者尙未盡書因次第言行而爲之傳

張先生聰威傳 劉開

余友張君阮林之卒也旣爲諒以哀之矣今復總敘其家世生平而爲

之傳曰君名聰威字阮林一字小阮號傳巖太傅文端公之五世孫也

祖貴西兵備道諱曾敬父巴州州判名元位張氏爲吾邑巨族世有達

官才人亦且不乏而文辭能直追古人則自阮林始阮林怯弱如不勝

衣其筆力精悍無前振厲風發不可一世所爲詩宗法少陵其深造者

幾欲神合近時之善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往時姚惜抱先生見阮林

所作數日其文其詩皆有雄傑之氣可謂異才矣先生不輕許可人而賞識阮林如此阮林子經通左氏專于小學通音韻于史熟于漢晉逸

事著有左傳杜註辨正及經史質疑錄阮芸臺宮保王伯昇閣學胡墨
華給諫皆深器之余識阮林在壬戌之冬而識栗原也先于阮林後二
年而得筐菽六襄又後二年而得石甫當時意氣相許以古人爲期歲
過從歡讌無間每當酒酣耳熱阮林則高歌杜詩以洩其悲憤之懷滿
座聞之爲之動容自阮林沒而盛會虛吾輩雖有讌游亦慘然不樂矣
阮林性簡傲寡合一時目爲狂士栗原嘗謂余曰昔嗣宗能爲青白眼
今阮林亦是也阮林既卒之三年栗原六襄皆赴官京師石甫宦海闊
筐菽客豫州余時自江右歸里經過舊游之地俯仰徬徨獨增惆悵回
憶總角之歡恍然在目十數年中故交雲散死別生離之感集于一時
而余年已及壯矣阮林詩刊除浮艷或不能悅眾目然思深力厚精氣
盤結神光外燭必不終掩塵土之下世固自有識者也使天假之年其
所造豈復可量而竟積勞以死然阮林雖死其詩之所就已足以自傳
傳亦必得重名但未卜時之遲速要之歷久論乃定耳阮林中嘉慶庚
午科鄉試以考館得入旗教習娶姚氏今伯昂編修之妹也有子二皆
聰穎善讀書必能繼其父志者阮林卒時年僅三十有二

姚先生孺家狀

姚學

碑傳一百四十一

嘉慶二十年九月惜抱先生卒於江甯鍾山書院從孫瑩在京師聞之
哀愴莫勝戚友咸喟乃卜日設奠于都城之西爲之主而哭之越日先
生之門人前江南道監察御史翰林院編修陳君用光涕泣語瑩曰吾
師以德行文章爲後學師表者四十餘年所當上之史館其生平出處
言行之大纒而狀之弟子之責也今行述未至于先生屬最親曷條
其略瑩無似不能有所撰述以表先生副侍御之屬謹以所知對曰先
生名鼎字姬傳世爲桐城姚氏先刑部尚書端恪公之元孫也曾祖諱
士基康熙壬子舉人湖廣羅田縣知縣祖諱孔鏜增生贈文林郎翰林
院編修晉贈朝議大夫考諱淑贈朝議大夫刑部廣東司郎中先生少
時家貧體弱多病而嗜學澹榮利有超然之志先曾祖編修薑塢府君
先生伯父也博聞強識誦法先儒與同里方夢川葉花南劉海峯諸先
生友善諸子中獨愛先生每談必令侍方先生論學宗朱子先生少受
業焉尤喜親海峯客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爲戲編修公嘗問其志曰義
理考訂文章殆闕一不可編修公大悅卒以經學授先生而別受古文
法于海峯乾隆庚午舉于鄉會試罷歸學益力疏會或不給意泊如也
庚辰丁贈朝議公艱癸未中禮部試

殿試二甲進士授庶吉士丙戌散館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戊子使山東副考官還擢員外郎庚寅再使湖南副考官辛卯

恩科會試同考官改擢刑部廣東司郎中

四庫館啟選一時翰林宿學爲纂修官諸城劉文正公大興朱竹君學士咸薦先生以部郎入局時非翰林爲纂修者八人先生及程魚門在幼植尤相善金壇于文襄雅重先生欲一出其門竟不往書竣當議遷官文正公以御史薦已記名矣未授而公薨先生乃決意去遂乞養歸里乾隆三十九年也先是館局之啟由大興朱竹君學士見翰林院貯永樂大典中多古書外閒所未見告之于文襄奏請開局重修欲嘉惠

學者既而奉

旨搜求天下藏書畢出於是纂修者競尚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以爲空疎劄擊訕笑之不遺餘力先生往復辨論諸公雖無以難而莫能助也將歸大興翁覃溪學士爲敘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臨行乞言先生曰諸君皆欲讀人未見之書某則願讀人所常見書耳梁楷平相國屬所親語先生曰君若出吾當特薦可得殊擢先生婉謝之集中所爲復張君書也先生以爲

碑傳一百四十一

國家方盛時書籍之富遠軼前代而先儒洛閩以來義理之學尤爲維持世道人心之大不可誣也顧學不博不可以述古言無文不足以行遠世之孤生徒抱講章家言舉漢唐以來傳註屏棄不觀斯固可厭陋而矯之者乃專以考訂訓詁制度爲實學於身心性命之學則斥爲空疎無據其文章之士又喜逞才氣放蔑禮法以講學爲迂拙是皆不免于偏蔽思所以正之則必破門戶敦實踐倡明道義維持雅正乃著九經說以通義理考訂之郵撰古文辭類纂以盡古今文體之變選五七言詩以明振雅祛邪之旨嘉定錢獻之以考訂名尤精小學先生贈之序曰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蔽也雜之以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談之益魏晉之閒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頽壞迨公天下然世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

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蔽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矣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陳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朱程而宗漢之士救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甯非蔽歟又與魯賓之論文曰易曰吉人之辭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廢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宏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遂而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閱問乎聚之於錙銖夷憚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於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于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會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既還江南遼東朱子穎爲兩淮運使故海峯弟子工詩與丹徒王夢樓侍講及先生同稱夢樓精書法盛稱東南惟先生與之相埒始在京師處甚密一日天寒微雪三先生過黑窩廠

碑傳一百四十一

十一

置酒縱談咏歌擊節旁若無人明日盛傳都下既而朱以成都合攔守泰安先生嘗兩過之爲泰山之遊而去至是聞先生歸特修書院於揚州梅花嶺側一夕植梅五百株以延先生遂名之曰梅花書院時王亦以侍講出守滇南罷官歸復相聚先生遂居揚州久之書院尙書督兩江軍聘主鍾山書院自是揚州則梅花徽州則紫陽安慶則敬敷主講席者四十年所至士以受業先生爲幸或越千里而從學四方賢雋自達官以至學人士過先生所在必求見焉錢塘袁簡齋詞章盛一時晚居江甯構隨園召四方名士爲游學先生故有舊在鍾山日數與往還簡齋好毀宋儒先生與之書曰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爲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毀父師也且其人生平不能爲程朱之所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爲天之所惡乎先生貌清而癯如不勝衣而神采秀越風儀閑遠與人言終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于自少及耄未常廢學雖宴處常靜坐終日無惰容有來問則竭意告之喜導人善汲引才備如恐不及以是人益樂就而悅服雖學術與先生異趣者見之必親南康謝蘊山方伯

見先生退而歎曰姚先生如醴泉芝草使人見之塵俗都盡青浦王蘭泉侍即晚歲家居集海內人詩至先生曰姬傳藹然孝弟踐履醇篤有儒者氣象其見重如此禮恭親王薨遺教必得姚某為家傳德化陳東浦方伯未卒前一歲屬先生曰某死必得先生文以誌吾墓新城魯絜非以古文名江右始學于閩中宋梅崖先生梅崖於當世文少所推許獨心折先生以為不及魯乃渡江就訪使諸甥受業自康熙朝方望溪侍郎以古文鳴海內上接震川為文章正派劉海峯繼之益振天下無異詞矣先生親問法於海峯海峯贈序深許之然先生自以所得為文又不盡用海峯法故世謂望溪文質恆以理勝海峯以才勝學或不及先生乃文理兼至方劉皆桐城人也故世言古文者稱桐城云嘉慶十一年丙寅鐵冶亭尚書在江甯復聘至鍾山十五年庚午鄉試與陽湖趙甌北觀察重赴鹿鳴宴今大學士松公奏之

傳傳一百四十一

欽加四品銜先生年八十矣神明如五六十時行不撰杖觀察年亦八十二觀者以為盛先是先生居江甯久喜登攝山嘗有卜居意未決遷延不果歸二十年七月得微疾既廖乃遺書今閩浙制府汪公為訣九月一夕卒於鍾山年八十五門人輩共治其喪生平所修

四庫書及廬州府志江甯府志六安州志官書別刻外自著九經說十卷三傳補註三卷老子章義一卷莊子章義十卷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文後集十二卷詩集十卷法帖題跋一卷筆記十卷古文辭類纂四十八卷五七言今體詩抄十六卷門人為鏤版行世先生兩主鄉試一為會試同考官所得士為多涪州周總憲興岱昆明錢侍御禮曲阜孔檢討廣森其最也門人守其經學為詩古文者十數輩皆知名尤愛潔行潛志之士上元汪兆虹志高而行芳學必以程朱為法年三十六卒先生深惜之為誌其墓謂真能希古賢人而異乎世之學者生也先生之受經學於編修葺塢府君也編修之學以博為量而取義必精於書無所不窺所論辨條記甚多而不肯撰述編修公已沒先生欲修葺遺說編纂成書而不就仿日知錄例成經史各一卷曰援鶉堂筆記以授小子瑩令卒其業且戒之曰纂葺筆記此即著書不可草草大約欲少而精不欲多而蕪近人著書以多為貴此但取欺俗人耳吾閱之乃無有也瑩受教未及成書而先生沒矣先生原配張宜人故黃州府同知諱某公女生一女而卒繼娶宜人之從姊故四川屏山縣知縣諱曾敏公女生二子長景衡乾隆壬子舉人江蘇泰興縣知縣次師古二女側

室王氏生一子師贄以師贄後從兄義輪乾隆癸酉舉人廣西南甯府同知編修仲子也乙亥十一月從孫瑩謹狀

張先生海珊行狀

先生諱海珊字越來一字鐵甫姓張氏世居震澤縣之儒林里曾祖保

艾祖二之國子監生父印江邑諸生闊達多才嘗游溟當事請主鹽井

其地界狹團練守禦禦不能犯焉先生髫髻即有異趣每出里塾獨行

林壑間或攜酒藉草飲稍長自知向學凡舊藏書畫器玩悉以易書史

或輟轉借鈔晨夜不勌年二十有一爲邑諸生學使者奇其文而先生

方抗心希古不屑屑舉子業其識力精卓每觀一書輒融澈大意故於

學無不窺而覃思尤在濂洛嘗歎毛大可之徒挾其泛濫所得之糟粕

集矢於先儒談經者遂堅持漢宋門戶穿鑿於古訓文字之微張皇於

名物器數之末甚且鄙理欲爲迂談斥廉恥爲小節者貨利競功名以

便其口目耳鼻四肢之欲班氏所訶爲利祿之途然者於今益信矣其

論宋明諸儒則謂陸有合於朱而亦不廢姚江之說其言曰心性之不

能二猶理氣之不可離故王學之諱言理與近人之諱言心俱爲無本

之學卽如致良知一語苟能擴充得盡卽大學之明明德朱子所謂因

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程子亦言德性之知不假於聞見與陽

明之言印合無間然須將自己氣質自少習尙盡情翻捨方得事事從

良知而發不然未有不逞己妄動者況天下之變無窮所以應之者亦

至動而隨夫子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此則非徒良知之足憑而窮理

之愈精愈難也蓋先生自讀陽明集後發施運用開拓大半而平生用

力要於程朱最深故能折衷至當如此先生素有人倫鑒凡接人於詞

色間卽洞其心術嘗謂儒道之不可行乃迂疏無用者之過故凡自農

田河渠兵制天下形勝所在及當世漕糧胥吏諸利弊無不悉心討論

甲戌正月忽訛言長興山盜爲寇將至百里間居民倉皇驚竄先生

曰凡盜賊焚掠兼行故有兵必有火募一人偵之則無火厭知爲妄乃

安先生因作湖濱防禦事宜凡禁涉守禦之器用人之術詳焉是歲三

吳亢旱湖濱瀆滲盡涸而一隄成歲以有收先生因作開港議及積穀會

生糾眾築隄儲之一夕而隄成歲以有收先生因作開港議及積穀會

議先是甲子大水曾作揀荒私議以爲吳淞之塞久矣水之留而不去

者未必不以是今莫若大浚吳淞江而以請賑勸捐所得按給工會凡

不果行後十餘年而大吏果奏請開吳淞蓋先生以經世自期既不見用亦遂翛然自得平生慕邵子康節之爲人故自顏其居曰小安樂窩每晚齋良宵獨坐池上或徜徉湖干踰景忘返所交友三數人皆洒落有高致相聚每劇談連晝夜閒以詩歌嘗有句云運臂心情歸歎詠觀闕手眼到蟲魚可以想其概矣近歲館於嚴邨俞氏潛心讀易哀眾說而研之常以五日治一卦及門從游頗有講道談藝之樂而先生就江南鄉試比舉第一已以暴疾沒於江甯旅次矣時道光元年辛巳八月十九日也年四十歲妻邱氏子三廣禮惠禮一未名俱幼所著有小安樂窩詩古文集若干卷日記一卷喪禮問會一卷火攻秘錄一卷藏於家先生爲人淡者欲不近名尊公遊滇久不歸憂念得心疾幾殆丁太孺人憂終喪不入內寢律身以黃陶菴不妄取不飾已過不面譽人三事自矢其與生洲論學每舉孟子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及朱子敬則活數語謂與外面把持者有枯潤之別論文則謂文字最難在實如會之必可飽如衣之必可煖如藥石之必可去病生洲自交先生獲聞緒論最後始執弟子禮而先後出今吏部侍郎湯公之門先生既沒生洲將謁公爲之傳因先披其遺書合以平日所聞摭存大略如此道光元年辛巳冬十有二月弟子張生洲謹狀

碑傳一百四十一

卷一

09102

